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四

欽宗

靖康元年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卯朔）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帝付託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勿缺人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非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黏罕深入南陷隆德（案黏罕陷隆德在二月十九日乙卯）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棁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案靖康要錄元年正月十七日聖旨李棁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許金人金幣並罷北盟會編二月五日[illegible][illegible]李棁李鄴鄭望之落職不許宮祠）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案詔种師道等在二月二十五日辛酉已附載于二月十七日癸丑）朕惟祖宗

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當固守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媮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𡌴十朝綱要三月戊辰吳敏言棄民於夷狄以存宗社恐無可存之理遂定計不棄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云先是徐處仁入見首論集戎依者不一而足朝廷甘言重幣修好可也何至措三鎮以與之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豈可與人別保塞奉二祖之陵寢中山爲陛下之始封夷狄詐而難測今要盟劫質侵侮莫甚但見其還從而信之則過矣上瞿然曰鄉言是也吾意亦爾自是稍議御戎而堅守三鎮則此意蓋出於徐吳二人也

甲午監察御史胡舜陟言陛下踐阼之初放朱勔于田里天下稱頌然與刑未正士論藉藉勔爲民蠹賊爲國召怨以御前財物東南諸司錢燕山免夫錢悉爲花石什物之費前後蠹耗不可勝極遂使國家財物內外一空（案）靖康要錄此下云自發運使部刺史以至州縣長吏屬皆勔以貨賂除授特謂東南爲小朝廷於是縣令

行私廷樓移匹庶廢置予奪在牙瀕間夫人主之所以崇高者富貴也富以其財貴以其權豈臣下所得而有勔閭閻賤人而專國家之財行朝廷之權勢而又奪民田宅以為己有器宇服用上擬乘輿田畝房廊跨連州縣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非國之利百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憤悳而切齒也勔之大惡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猶還然里第曾無少指何以豫不執而昭典憲伏望睿斷賜以誅殛籍沒其貲產凡勔所引用悉行廢黜以慰天下之公顧

勔以市井之人而建旌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厮役為橫行媵妾有封號汗辱名器中外不平

（案靖康要錄此乃別一篇也與前篇同日奏上此僅節錄數語而要錄載其全文云臣嘗論朱勔敗錄田罪罰不當罪未蒙施行臣更為陛下具疏其惡勔市井之人也始以高貴交結權貴進奉花石及造御前什物前後十年盡耗御府及東南財用不可以數計凡進奉之物皆強取於士庶之物未嘗酬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為之一空所獻什物纔直萬分之一餘皆籍以自罰及分遣權俸以徼恩寵故勔建旌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下逮厮役猶為橫行媵妾有亦封號汗辱名器中外不平勔與其子汝功汝賢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

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眾貨賂公行其門如市廣置子
奪易若反掌遂使道義之流恥邀鑲斂以勔所引用布
列內外也勔之田產甚連州縣歲收租課十謝萬石甲
第名劉幾牛吳郡皆跨士庶而有之守令爲所莫敢誰
何人人衛宛痛人骨爭是爲封家長蛇薦食於民者也
頭嘗引趙霖建三十髓浦閭及浙西圍田驅二浙安業
之尺興必不可成之六徒留丁夫憂及下戶方時天寒
役民於風雨不壽之役死者相藉霖欲年利徽勔督役
發毀吳越不設其苦宗原却歛州盡欲公使遺興縣
引爲發運使勝後得原所揞克六路被害勔道水
利倖求公賞木倚勔無與忌懼也徐鑄應安皆王
仲閱奇肯以寶平轉錢所之軸墟相御以妄擬賴
勔以寶頭官常人多奮與修其居游圍第往致宮
禁服食器用小僧乘御極殿於私家非所惡亡嚴
肅尊君父在上則以園容名遷徙居民以以勔所
占官舟兵級京多用植爲其私川況近嘗臣專
國家之利行甚廷之勢充人主者此人也以之
罪莫大於是朝此而則倖廷之法廢矣廢法人惠
奸惡非聖朔如宜有特朝郎加誅壓仍寢流其子
孫籍沒其發產凡所悉饅廢黜以爲亂臣賊子
戒

詔勔安置廣南籍沒財產

紀事本末卷卷之百四十
八紊李壅十朝綱要是年
二月丁巳貢朱勔居住衡州三月甲午詔籍朱勔家貲
安置廣南郎此事也是月劾朱勔者舜陟之前有許翰

諸人與舜陟同日有命應求其奏牘並見請康要錄今
亦附載於此是月十六日臣僚上言契勘朱勔父子侚
藉權勢妄作威福固非一日其平江府并二浙諸州縣
自通判以上往往盡出勔門氣燄薰灼無所不至又聞
勔家收養亡命逃軍至數千人每過粥望門人使臣羅
列廷下腰金者不下三數百人二浙之民既羅茶毒又
惡其儕平昔莫敢誰何於以避禍而已臣近拘截舟船
應付行宮其諸王帝姬倉卒有止乘草籠綱船東下者
而朱勔之子汝賢汝功妄作名目貼占上等座船十餘
隻船載所臧黃金等物盡歸平江至以余洲向能與友
增胡綈親家劉齊前去體勘得朱勔父子攸娇家貨無
慮數千百萬前日金賊侵侮深人上自乘與供奉之物
下至臣僚民庶之家悉裒聚以應一時之急豈容奸蠹
之人輒爾倖免欲望特降春旨自閉下選差清強官委
之取便路前去體究二浙見任官如有不經由三省密
院直降指揮差往諸並一面先夫放寵如有雖係朝廷
指揮而來歷本由勸父子者郎行體舉倘不作過且留
在任若有作許違法害民者具名奏幼重行典憲至於
招納亡命亦過有所委官根窮指實隨郎措置其見在
家資並乞直取以助國許田宅兼行拘收庶以少謝東
南半日被害之民奉聖旨兩浙州縣應綠交通朱勔騷
殘害民官吏並令本路請臣程呂弼顧彥臣體究取索
先次放罷差官兼權具申尚書省其應朱勔家召募到
花石綱人兵益揀填充廂禁庫仍用拘東朱勔家財先

文支與招軍物直取朱勔家貲拘收田宅依奏令本路椿管申取朝廷指揮十八日御史中丞許翰言恭覩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誅流凶奸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勔父子未就戮夷士論猶鬱勔肆奸惡踰二十年專以奇技淫巧熒惑朝廷花石之供毒流海宇竭百姓膏血罄州縣帑藏一門之內建節正任厮役媢親悉補官爵權傾中外汨亂朝政名爲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家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計其奸贓擢髮莫數近臣嘗論奏方今兵興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財之政當自東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稽察而有司帳籍尚可畢磨誠筆陛下擇有風力清強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攝勔父子并其姪汝翌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付嘗爲監司守令力能刻剝生民助其凶竊除徐汝王汝明蔣蘗己死亡外令前發運使盧宗原陸宣前兩浙提刑王仲閎胡遂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平江府應安道通判陛宗許操司錄周祀前知常熟縣朱晦前知華亭縣黃昌衡淮南運司前賜前知秀州周審言并諸司人吏己未出職並乞鈞赴所司一就勾勘根磨自來應付過錢物計其家貲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園係強奪侵占者據契撥還勔父子罪惡滔天非正典刑戮之棄銜不足以紓東南士民怨瀆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犯取旨黜責施行二十八日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舜既受命誅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心也陛下臨莅以來元惡巨奸相繼誅逐而天下之情終未

厭塞者以其用刑輕重未當於人心耳臣請陳之近年用事之臣欺君妄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國奢侈過制賕賄不法者蔡京始之王黼終之則京之罪大於黼審矣隳壞軍政構造邊隙棄盟啟戎招寇胎禍私取官物擅蓄禁民者童貫始之譚稹繼之則貫之罪大於稹審矣佳花美石珍禽異獸攬東行舟水陸不絕割剝百姓荼毒天下者朱勳始之李彥繼之則勳之罪大於彥審矣外總樞府內預朝政用名士以濟其奸盜文名以售其僞專爲詔獨以道主意競作迎罹以蕩上心者蔡攸梁師成貫爲之則攸師成之罪同矣比者之禍職之八人今猶稹彥所成或珍或竄而京貫攸勳尚從輕典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所以竄怨上論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議大邑行此奸之謗也伏望聖慈大正典刑於京攸於南荒梟貫勳攸東市以慰宗祉之靈以決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乙未左司諫陳公輔言臣謂京父子雖無嘉謀讜論輔導人主而邪佞姦險能爲身謀則舉朝公卿無出其右者若使其遲留畿甸他日奸謀復肆羣臣皆樂附之陛下雖欲制之不可得矣願獨奮威斷亟行竄逐以慰天

下公議制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已降大中大夫爲勸上皇北歸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侍省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載是月甲午陳公輔言蔡京父子懷姦謀國之罪詔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同此一事而編日互異李𡌴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並繫此於丙申較乙未更後一日是月劾蔡京者尚有胡舜陟諸人其奏牘及責授蔡京制文並見靖康要錄今亦附識於此是月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平燕以來爲宣撫使者童貫蔡攸王安中譚稹是也共成邊患幾危社稷貫等皆責官而貫居池安中居隨稹居房獨攸任便居住臣所未前若以攸扈從上皇不可使便離行宮此爲攸計則善爲上皇計則未善也攸依上皇竄格責命必隨東馬至都巧謀姦計復竊恩寵此臣所謂爲攸計善也彼得罪於天下人人皆欲魚內之使侍上皇蒙脅任如舊人心愈不平萬一有小變上皇甯免驚憂如邦人欲擊李邦彥之懟臣所謂爲上皇計則未善者此也攸自知罪惡暴自公議不容使朝夕在上皇側而思爲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之在唐反覆變詐三宮見賣使太宗兄弟開自爲矛盾之議此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養人無間言雖有封倫輩何所施其喙要之姦邪可畏不得不預爲之備

然則今日赫然下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悲辭乞
憐於上皇而謫居指揮有時不行臣愚區區欲降睿旨
備列前後臣僚論列攸罪狀及封章所言者悉奏上皇
使聖意曉然知公義不容如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
害上皇必棄絶之朝廷萬居之命得以行則上皇於朝
廷不以私恩廢法而朝廷之戚令屑於臣不亦善乎奉
聖旨候攸到京三肯取旨施行三十日臣僚上言臣等
伏見蔡京父于當罔日久竊弄戚柄敗壞紀網使朝廷
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驕
前後臣僚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
子尚遲同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遊欲以扈衛
行宮脅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態者攸果人都
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竄犯上皇驕車之塵則坐不
頒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儋旨早賜黜貢施行貴縈京
制日呂刑三于翰罪無先於侮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
於亟罔若積先聖之格言參附庶民之公論肆於元惡
敢廢刑章貴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
京以疏虞不學之貸挾輕果敢爲之氣自詡登用首務
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坊掠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
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畧盡竭府庫之儲以
供浮貴假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愁痛而無可業生
志士隱憂而至於斬死當上皇之戒悟畏天鑒之昭垂
屢明眾惡而斥疏卒以自營而收召乃至交通官禁覽
用邦財寘同妾婦之爲莫識穿裔之恥逮耿沖之臨御

屬中外之艱虞靡知尚圖之忠但出全軀之策嵩言叢
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治不勝於擢髮彈章疊上
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戕根蔓灼
知不核之傷原倚本合於職夷遠佞姑從於屏棄休於
恩育無忌省循可責授崇信
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爲太
宰唐恪中書侍郎時朝廷召徐處仁又擢恪人皆賀
爾給事湖克家日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儉人其
後判會南仲乖謬有不可逝者處仁入相都人傾望
成謂有所進明既至當輒殊無嘉策又與吳敏議諭
不台一日處仁方秉筆而敏以語相侵處仁以筆鄭
之正中敢面領鼻皆黑同坐者告引去明日吳敏奏
其事不諭日罷處仁而以吳敢代之敏年少多不留
事不能哉滅其如軍朋繫如星火敏不留慰時語云
敢不理太原而理太學不理防秋而理春秋不理砲
石而言安石不理蕭士而理舒王蕭護其不切事務
故也〔案〕李臺十朝劉要三月己巳太宰張邦昌罷爲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中書侍郎徐處仁爲太
宰而不書唐恪靖康要錄三月三日有罷張邦昌侵
徐處仁太宰制文三日郎已巳也亦不書唐恪東都
事署北盟會編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續通鑑均於
己巳兼書唐恪爲中書侍郎惟王宗沐續通鑑並繫
於戊辰較他書前一日疑宗沐似有誤要錄會編並

載三月三日罷張邦昌制日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
鳳崇舊優賢賓重公朝之義誕揚明命敷告治廷光
祿大夫大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知沉而識精器博
而用遠早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
受其明嘉有功於社櫻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薛獨
償邊書之備主前多質有嚴漢析之感念其行李之
勤處以員祠之透開華祕殿庶便於諮詢陪賦爰田
用昭於物采於數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仰將
歸毋憚防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
敢大學士太乙京使依前光祿大夫加食邑七百戶
授徐虎仁太宰制曰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彩治若
禰環文質之宜造用方更張於初載命闕任於老成
人皆曰賢攻將馬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除處仁
秉心選問守道嵩方器博而肩知輕薛宣之方器材
全而藏用隆黃蔽之功名尚猶黃髮之論貢慰倉生
之眾朕恭承聖訓制守丕基思藝祠之艱難洪仁皇
之忠厚周封于入百罔當灌守於興圖漢制三十六
條明盡遘於執造欲與聖統無踰老臣庸登左援之
崇兼列東臺之侍兼辭罰邑昭示寵光鳴呼多雖以
與在勉與而行道然爲而治朔垂供以仰成其瑫古
人之爲無貸天下之際可特授通春大夫太宰兼門
下侍郎兼神壽官使又選靖康遺蘇而理舒主句下
有不管燕山却管鼎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
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

太子卿管立太子云云考林泉野記云處使來議和
處仁請付沖師道處置少詳吳敏主和議不允敏又
差若親戚數人處仁
抹去之由是不和

〔又〕五月命李綱迎上皇于南京四月始至京師〔案〕李
重十朝綱要是年二月丙午金人退師節下詔奉迎
上皇三月丁卯朔遣徽猷閣待制宋奐奉表道君皇
帝行宮癸酉命門下侍郎趙野爲道君行宮奉迎使
丙子改擷景園爲寧德宮以居太上皇后癸未遣知
樞密院李綱迎候道君皇帝于南京宋史本紀薛應
旂畢沅續通鑑亦並書癸未推東都事畧書癸卯然
是月丁卯朔不得有癸卯日事畧誤也李綱迎上皇
事其自撰靖康傳信錄敘述最詳今節錄其文於此
傳信錄云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
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
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指蔡攸童貫朱勔高俅
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
及開封使臣數十人以行右丞李綱白上曰此數人
者罪惡固不可恐然聶山之行恐暫往不當如此指
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
宗抱泌頭泣曰思不及此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
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
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

綱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頭論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同變與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童貫等亦相幾而去又云三月二十七日宰職奏事延和毀進吕東馬出郊迎奉道君儀法耿南仲欽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勝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使素然後車馬進見李綱以爲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日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之疑有所不免綱曰古人雖不绝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倚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己綱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試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致於堯舜疑明暗暗則愈疑自疑與暗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啓思毀南仲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袁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得然綱奏曰臣遂與南仲辯論於延和殿貫爲國事非有私意而而仲衛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有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逢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侯賊馬出疆道君變與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公輔送有司臣

得乞身待罪上笑日伏闕士庶以億萬許如何結攜
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己於是綱出居啟
聖院不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
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起察院治事靖康要錄
是月有遣對等奉迎道君表道君示宋喚諸及陳公
轔奏乞更擇重臣迎侯諸文並附錄之靖康元年三
月七日開封少尹田灝特除直君閣差充宣論使司
參謀官門下侍郎韶野充道君上皇帝行宮奉迎
使蔡依充副使皇帝迎道表太言一遠宸顏再更
月律望雲被而給想候日御以臣旋春序向闕瞳和
在後候惟道君太上皇帝諸神昭曠熙命穆清化洽
區中治以超於振古心遊物表道自妙於從霄惟翼
衛於百神宜驛臻於滿福恭念時巡之久豈無順動
之勞方天地之晏清顧邦基之前謐風馳使介爰達
誠忱伏望同鑾馭以安行派升而利涉致天下而
養中微類於晨皆得四海之慰舉心於黎庶瞻望
行闕臣無任云謹遣皇帝保護國武昌軍節度
使景王臣紀通議大夫守門侍郎臣趙野安德車
節度克上清實錄宮使臣鄭威上表奉迎以開十
五日道君大上皇帝風心道亂神器於扇聖
丞承天命善無所愉然有恭謝郎燕安御舟東來
重頌司衛兵階滿三千庶事制固可知也及邊
吏馳胡騎犯闕行宮邀在進泗部城盡閉道路
隔絕深備自惟念恐貽制聖之慶故部浙兵以自衛至

於此權綱截遮角皆私憂過計恐賓寇耳緣此三事
奸人乘間遂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剖
名教州縣而資及予躬興言及此不覺流弟比緣嗣
聖遣宋暝資書至行宮遂得通父子之情話言委曲
也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腑中無有芥蒂重惟宗斷
再安雖頓大臣翊贊之助至若使予父子之間歎然
署有無纖毫憂疑者喚竭力爲多也傳言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若張仰在則而宣王行哉功信孝子勞類
之故矣與周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皆用書其事
以賜宋嫌云十六日秘書肯校書郎陳公藉蒙恭聞
太上皇帝聖駕將還中外欣殿此陛下孝誠所感天
下之孝也然或者以謂上皇左古有懷奸之臣構造
語言離問陛下父予致有疑心臣竊或之仰惟太上
皇帝臨衡日久去冬表狄受援因厭萬從之繫幾欲
內禪而陛下天怯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郎大
寶此與唐實宗因天變而答天戒太子泉權入請事
體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郎位於靈武是宜父
子權好之情雖于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
諸事進退大臣賛善罰恐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
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也
耶雖使奸臣離間不端而上皇仁慈陛下孝德二十
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
於陛下親邪於羣臣親邪臣謂上父子親無親於陛
下也臣恐臣僚末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皇哉

聖聰致父子問自有此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勇智寬裕豁達不防奸邪浸以侵藏既以痛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之詔追惟己愆引啓與歎大革弊端禍除宿害質諸天地難復更易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聽行盡遵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超野聽不能表曲爲陛下感徽數陳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候萬一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卽當懇切備迷陛下篤孝之誠以開具去年詔書與令日奉行之意賓無少異至於誅遂姦惡明正典刑乃深償擧邪誤國致上皇有遂位甫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膺剛決倘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除甚陛下變與親出近郊后妃曠御親王貴戚下至百官公卿士庶耆老皆當往迎伴聖意與前日之去勿遂如此令之歸導榮如此自非陛下甚任託付之重使寇雖稍下京師人安取事修擧人心欣快能如是乎以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事爲天子之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儿百供奉之物陛下險爲過衲上皇務極隆厚著爲介式徒四方具知陛下處己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正之上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輸賢上皇月侍燕聞開導聖心躬天人性命之眞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己嘗神敘明治心養氣用保無蘊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為天子唯父為尊待盡生事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顯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間洞然無纖介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而讒邪不人慈愛愈隆則天地百神保佑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上皇享萬年天下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令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匱區愚忠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日又不避僭越之罪切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伏惟俯慈特賜裁處奉聖旨陳公輔除見闕諫官又臣僚上言恭惟太上皇帝論莊天下二十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慈之意北緣戎虜深侵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俾領開封收付以軍國之事則是傳位之本旨也夫以上皇英明果斷術定大義巍巍盛德氏同帝堯在廷之臣無能養府使者而誠心退托之意未字於天下河以昭示後世見天王之用載願下明詔推原盛德宣布中外以稱陛下尊崇孝養之意著在史冊垂之無窮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十朝綱要四月己亥上迎道君皇帝於迎春苑道君皇帝入居龍德宮王寅上朝於龍德宮要錄是年四月三日車駕幸宜春苑奉迎太上皇帝是日太上皇帝入國門三日即己亥也與綱要合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酉朔

壬子以知應天府杜充為集殿修

撰知隆德府〔案〕隆德府陷于二月癸丑而三月庚寅姚古復之見李壼十朝綱要是日幹離不遣議使賈霆副使冉企〔案〕冉企宋史本紀畢沅續通鑑並作冉企弓東都事畧作冉企與紀事本末同來就命王係引伴到闕時係至中山望都縣追返肅王幹離不以三鎮未下未令王同故遣霆等來議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謂五月六日王係與賈霆冉企同來與此不合東都事畧宋史本紀並繫於四月壬子與此同今附載要錄之文於此以侯攷正要錄五月十日云右武大夫知東上閤門事王係奉使幹離不軍中迎請肅王金人拒之殺吏卒十九人奪馬十二匹已而納之以爲誤幹離不元約肅王至河而還至於倍約堅留王候交割三鎮而遣然王卒不能歸王係於五月六日以使人賫霆冉企同來

癸丑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蔡京王黼童貫造爲亂階均犯大惡然竄殛之刑獨加于黼而京貫止于善地安置罪同罰異詔京移衡州安置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臣僚又言伏見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

典刑未正【秦】朱勔於二月丁巳責任衡州又於三月甲午安置廣南令己酉四月而命州云在衡州何

也詔勔移韶州羈管子汝賢全州汝功復州汝文峽州汝明建昌軍姪汝相某州汝舟臨江軍汝龔歸州弟勱撫州並居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秦】北盟會編靖康要錄他記此於十六日則爲乇子與此差一日要錄會編並截原奏今附錄於此元年四月十六日初史中承陳過廷言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賈乏海內空虛綱民愁茂從賊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直犯京關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齊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于觸竊弄威柄於後京乇蒲敗壞法度內壘貫蔡收毀壞法度於外爭權贊利其初雜相爲矛盾至于包藏禍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然竄貶之州獨加於王觸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己罪罰異其詳不疑雖天心隆恕務欲保全投下廢蝝乃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不肆諸市朝天之荒裔不足以厭天下之意奉聖旨蔡京移衡州置董貫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郲州安置臣僚上言見朱勔子皆州衛一處安置典刑未正臣謂伏之罪於儕越義在不敵謹按朱勔於私建胥殿乃安上皇御容於其中特此脅持上下凡節掰郡縣吏與監同經出皆朝拜於其家人

臣之家有朝拜之稱此何理也昔應奉挽舟之名私募人兵數千賣以自衛不隸州縣結爲死黨大逆不道遮狀明甚竊弄威柄江淮以東均被其毒無奪民臺無有紀極如平江司理院意欲得之州郡即時遷徙無敢不從者凶敵如此若不早爲之所竊恐別致生事伏望肆諸市朝與眾棄之散遣其子孫投之四裔以絕奸倖天下甚幸奉聖旨朱勁移詔州羈管

癸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嘗蔡京專政攸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下文貶及童貫而此云僅劾京攸似覽疏畧過庭此日上言實兼劾童貫也過庭奏蹟全文見靖康要錄今附載於此要錄四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兆惡之著莫甚於攸當京擅權專政攸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及童貫與師召亂攸又副之出搆邊隙歸旨重貨以禱矜之資而嘗大位以斗贊之器而握重兵囊國害民亞於京貫聚亟之罰不可以兒今雖降指揮介侍京於貶所又官爲大中大夫列於侍從如是而日竄斥可乎又奏京所奸惡黨之遠方諸子及孫自當陛侍令攸居杭州儀居宿州諸孫居擢州各遣妻妾自圖安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屬發遣赴貶所庶知人倫之義詔蔡京等入稽典憲眾議

不容京可移韶州貫移英州勔移循州攸責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勔子孫分送湖南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卷百四十八〔案〕李埴十朝綱要繫此於乙丑後癸亥二日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通鑑亦在乙丑畢沅續通鑑在癸亥與此同靖康要錄在是月二十九日亦即乙丑也未知孰是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夏人寇邊攻震威城戎酋呼叩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我國得之今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擊乎攻甚急城陷昭死之〔案〕陳經通鑑續編云先是黏沒喝遣撒拇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監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戶井中復率士搏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兀朮以數萬騎揚爲出獵掩至天德遁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又〕〔案〕震威城宋史本紀陳經通鑑續編王宗沐續通鑑並作鎮威城東都事畧編年備要作震威薛應旂續通鑑誤作震武

〔又〕復春秋學官〔案〕宋史本紀畢沅續通鑑並乙巳日靖康要錄在九日朔乙巳也要錄元年四月九日少宰吳敏劄子六經垂訓蓋天地所以貫世法也猶之江河淮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後凡生民之

有則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其獨限强秦之禍禮缺樂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復可考殊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羣言次第湮沒而此經獨存當是之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人之立言詞不違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文亦繆矣而聖人之經豈乃是此是蓋勿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王法譬如覆載之閒象緯昭於上而形質列於下是皆一氣所成然作素王之作春秋是皆周禮之所在也臣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今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聖人之道經以輔世敎臣不勝大願奏旨依奏

又置詳議司以徐處仁吳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官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去一切之政羣臣以為與熙甯條例司崇甯講議司相似條例司欲變祖宗法講議司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破觚斷雕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弗信言者不已尋罷詳議司案李稟十朝綱要繫此於戊申靖康要錄在是月九日則為乙巳較綱要前四日蓋乙巳奏上而戊申乃舉行耳東都事略亦在戊申應旅續通鑑繫於己亥恐誤靖康要略元年四月九日少宰吳敏奏皇天眷佑有宋以開中興之業詩曰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今日之謂也方今民未見德敵
未畏威謂其大更革以承天休而歲歲偶日何以有
成臣不勝大懼伏望明詔宰執置司掌驕遵上皇詔
旨取祖宗舊法恐加討論復其宜於今者以幸天下
成王前先祖之道宣天復古庶幾庄此奉聖旨依奏
置司討論既而詔少宰吳敏太宰徐處仁各薦舊官
十員仍差宰臣充詳議提舉官徐處仁踏逐到李中
范宗尹為吏房趙樽李車為戶房劉甯止張元幹為
兵房安元方若為禮房莫儔為刑房劉彥邊為工房
吳敏踏逐到梅執禮晁說之為吏房張愨向子諲為
戶房折彥質為兵房孫傅為禮房胡安國李朴為刑
房李彌大江端友為工房於尚書省令驟置司以侍
從官為參議餘官為檢討分六房使各討論限半年
結司奉聖旨依議提舉官差李綱吳敏徐處仁臣僚
上言近請置詳議司討論祖宗舊法雖已許置司辟
屬孔言者國論以為不當說兄今未曾開局欲乞更
不置司如聖意尚欲討論即乞令尚書省六曹各具
其事上之都省送中書省取旨施行奉聖旨依奏五
乃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權罷詳議司從
之李壑十朝綱要五月甲申罷詳議司甲申為五月
十八日較要
錄前一日
又詔吏部考覈監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
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

之役與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帑吳越山
東茶鹽陝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
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頒可採效用宣力
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叨恩數一襟奪之宋宋
史本紀薛應旃畢沉積通鑑亦在癸丑王宗沐繫於
癸卯說也靖康要錄臣僚上言在四月十五日則為
辛亥較癸丑前二日蓋辛亥奏上而癸廿下詔并要
錄既僚上言否泰以類用及而君子小人各以其類
相為往來方今天下奸惡私織蕪機邢縣咸賊黎元
凡才無蜀羊之能濫寵有續貂之歟吏部充塞無闕
以擬法版曹空匱不紛祿稟若不一大達革恐終不
可有為今以軍與多故部縣餘運鞭答良民無有而
羅上下皆弊公私其勞而奸究無用之人坐靡食糜
之蓄此所謂繫其華去其實而按其枝傷其心者也
顯詔吏部措充庶官凡出陽設李彥之公田土讒朱
勒諸道之應奉童貴譚復等出北之師孟呂勘父子
河防之役與夫蔓蜀湖南之開麵闕陝河東之改帑
吳越山東陂田宮觀池苑皆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
字車等之賞淫朋比憲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
須可林效用宣力戀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北皆以
民盡國敗俗妨賢奸兇敗位賦賄買言所叨恩數不
限商卑一切追奪還其本秩若非此族而橫藉名器
如節度債行之貴仕祇殿延閣之華賚或以童擇奴
僕而濫膺或以商賈胥徒而貨取人人論列簡牘徒

繁頤令吏部署具閣閥閱諸臺諫分司看詳上之朝
延亥第歲抑其坐公田等事如鮮于可等非理遭逐
宜自元斷月日復其資秩恩數量才推擢以勸忠貝
然後位者可清賢能可進民生可節昔唐去科封墨
數之官一日停敷千員不以爲疑則今亦何難之有
大冀士之牆則匠石不施遂鑿鄭衛調瑟劉后變難
致簫詔顧陛下順天休命
而一新之奉聖旨依奏
乞科舉復用詩賦〔案〕李亶十朝綱要是月己未復詔
科舉依祖宗法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
說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亦在己未惟王宗
沐繫於丙寅恐誤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三日臣僚上
言二十三日亦丙己未也要錄二十三日臣僚上言
竊以國家治亂在用人用人在責實熙甯間王安石
執政改典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爲新政以爵祿招
誘輕進冒利之人使爲興援扶持新政期於必行自
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以至爲士者非性命之說
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上慕軒黃下比堯舜三代以
漢唐爲不足法流弊至今爲害日久吾以王衍溺爲
莊老遂至南渡今天下之士採筆弄墨朝詩夕論升
孔子之堂宗虛無之敎而欲風敎不壞朝廷以科舉
敢卓偉之才以詩賦待才能之士策以論試操守之
節或質之以吏學或要時政令之策士無非虛無不
根之言欲士詳於古今治亂不可得矣國家以詩賦

爲名臣者不可勝紀變更舊章之役至令五紀特立不舉爲大臣幾何人哉國富民康渠及祖宗之時乎不待辨說可知矣今國威不彰由用人不責其實救之之衛莫若遵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負聖人之旨亦許收用至於老莊字說並行禁止奉聖旨送禮部詳議

〔又〕追復呂公著等官〔案〕李重十朝綱要是年四月辛酉追復呂公著韓維范純仁上呂大防舊官職請康要錄元年四月二十五日臣僚上言上皇聖旨有曰緝紼賢能俗於黨籍此上皇晚悟之意陛下皆宜奉承不可發齊也近日蘇人中惟司馬光獨崇褒崇如呂公著韓雜范純仁呂大防安齋華皆猶未及公著及事仁祖稱其有顏氏之節英宗仁宗尤加禮遇神宗嘗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遂御者其登過可謂至矣備載圖史不可詿也几在元祐黨籍皆一時名流顯一洗之悉追還舊職與合得恩澤加陳權鄒浩在建中初並命言路天下稱爲鄧陳个權已襃駙而浩未見其敘復願早賜施行以允公議奉聖肯以吏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元犯因依及末曾奉復不管漏落具狀申向書省二十五日部辛酉也與綱要台

〔又〕詔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宰執不當薦舉當自親擢〔案〕李臺十朝綱要繫此於壬戌禱康要錄是月二十

五日聖旨以丁酉朔推之二十五日爲辛酉又趙良嗣先竄郴州就誅之案三朝北盟會編是年三月二十七日癸巳誅趙良嗣於郴州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七月辛卯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并函首赴闕竄其子孫於海南宋史本紀及陳桱王宗沐薛應旂徐乾學畢沅續鑑亦並在七月均與此書繫四月不合惟陳均九朝編年備要繫此於四月王偁東都事略在四月癸亥與此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七日聖旨趙良嗣取首級又書七月二十七日聖旨趙良嗣令賓副李昇之刑訖函首赴闕一書之中兩載其事顯有訛令姑繫四月未以俟考正要錄四月二十七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構成釁患幾傾社稷實自朝官趙良嗣便佞狡猾廣中奸雄始得罪於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爲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明積蒙緣日與貫謀開燕收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冦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籍居郴安居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軍貫亦移郴豈可使三賊其處伏望特賜睿斷戮之於市其指揮使思順妻濟陽郡夫人候氏與其宗屬並徙道表以紓天下憤戀之情聖旨趙良嗣取首級七月二十七日臣僚上言童貫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

鑒塗炭奉聖旨趙良嗣可合廣副李昇之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賚送宣撫司軍前令開封府差得力使臣一員賚令來處分將帶行刑公人赴李昇之處使喚拜取首級同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己降指揮送萬安軍編管

又是月金人遣蕭慶來催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金人要盟威下負而無信不可復與于是樞慶於都高徐處仁吳敏建議謂慶本契丹人不如善遇之使歸與加靖約共兵以破金人上遣吳敏至驛勞慶賜如者書令賚去慶歸以書馳致粘罕由是宰怒而攻詞東愈急矣案本書十月六日賜天吉來問罪附載此事稱有都管趙倫無蕭慶靖康要錄十一月十口州原勸停附截此事則有述者與趙倫二人亦無蕭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又作岑相徐慶仁以蠟書授修職郎王倫振靖康要盟錄及三朝北盟會編則爲蕭仲恭趙倫二人也金史簡仲恭傳亦截有此事而宣和錄靖康遣錄及此書並作蕭慶豈蕭仲恭即蕭慶號存疑侯正蠟書見靖康要盟錄附載於此要盟錄曰先是於四月因將使蕭仲恭等還朝密賜耶律太師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衛上將軍右節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盟澶淵誓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要安蒼生蒙禍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鬪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

人不道稱兵抑方拘際天菲蘇滅其國在於中國晉
好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顧危而奸臣重貫等迷國擅
爷退邊信使納結仇讎許以金繪分擒燕士金匱之
約藏在廟祇委乘弗遵神人其怨致之人之强暴敢
犀陸梁與攝邀境達於部遂則惟此位故道言太上
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朕初郎大念惟懷永圖念
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報食與思無時敢忘凡
前日大臣前後誤國構禍背以竊逐未欲禮仁善鄉
以爲丙國生纂無第之福此志羨宅雲有以達而使
人蕭仲恭道論之末能道遼國與燕哲之遺氏不忘
耶律氏之德冀假國中詔令擁立青欣眾望所屬宜
於國人無如金吾者適諾至意良用賓擇昔聞金吾
前爲逆國將兵數有人功謀立晉王前爲大遼宗社
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遊禍去國向使亡日之謀行晉
王有國則天詐安享榮養耶律氏不宗於天祚不害
其爲忠而於耶律氏之計行至忠矣遺社之英天人
所相是宜繼有遼克紹前休以慰雲民之思方令
德兵於外宜有西招討大帥之助以中留守向書
顯忠佐之一德南足以共成事失中國之勢竭
力擁衛何有不心事除時大可曲惟金吾圖之
書不盡言己令謀恭倫不道委是天時燕染更
冀保敍謀白單仲通載面事於鑑年七月蕭仲
恭還金時陳梗續續徐此學通入後編與王宗
休薛應旂續通鑑敘此事於是年入月金人分道

入寇時並止蕭仲恭趙倫二人與要盟錄合宣和錄上遣吳敏至驛慰勞蕭慶始令開戶慶見敏即慟哭拔地敏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問之謂之日本朝皇帝以金人諭盟而來督責金帛攀臣不忍故請留大便於北皇帝以人使本契丹懿親奉使而來元非得已謂大使良苦遣敏奉侯慶泣謝困陽罵金人反覆無信義始與臣國約和取其金帛而竟藏之乃立異姓稱藩臣之國王契丹外孫也強見遏立非其本意每言天皇創業蹈二百年一旦論亡末營不泣今大朝誠能賜與誓書約為兒弟如先朝南北故事顧歸約關土舉兵相應上以報大朝之賜下以復國家之仇敢金必矣郎大朝遜疑不決本朝孤弱憐其所制中原之難末有既也敏心葬以為誠然退奏慶言如此因請賜余觀書今慶蕭去〔又〕宋如堵本書十月六日作余觀崎康遺錄亦作余觀畢沉續通遼作伊都十朝綱要作余堵金史入叛臣傳作耶律其姓也宣和錄靖康要盟錄北盟曾編並稱耶律金吾金若其官之

五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寅朔丁丑王師與金人戰於榆次縣制置副使种師中死之靖康要錄十二月十九日附敝种師中死於五月五日為庚午與此差三日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編通鑑並繫丁丑與此同初斡離不師還

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卽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案續宋編年通鑑繫此數語於二月今刪去不取）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金人出境黏罕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虜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鎮城法困之使內外不相通（案續宋編年通鑑云鎮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威勝（案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三月庚寅姚古復隆德府辛卯復威勝軍又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同）扼南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解圍（案李埴十朝綱要是年四月丙辰姚古與黏罕戰於關南敗績退保隆德府）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與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復壽陽榆次諸縣時黏罕以暑度隰（度隰壽陽要錄作度井陘）會西山之師於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兵散將歸告於朝廷大臣信之從

中督戰無虛日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遛撓切責師中
師中讀詔歎曰逗撓兵家戮也吾結髮兵間今老矣忍
以此為罪乎慨然赴壁崖下而死將士退保平定軍

本末卷百四十五宋續宋編年通鑑云師中乘勝復
陽榆次等縣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賞軍之物悉留
定不以隨行金人乘間衛突諸單以神臂弓射卻之
賞射者而隨行銀盜只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于
士皆債怒又賞約姚古張灞雨軍同進二人不至郇
與勇戰於榆次裹剖力戰而死觀此則其告不僅在
戰者矣陳楞遁鑑續編及封有功編年請康小雅諸
載此互有詳署並錄附此以候攻證陳鑑云師中五
辛未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藝五戰三
同怒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兵飢甚敵知之悉
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
至已身被四則力疾關死活女畢通鑑作和尼金史
傳婁室之子也封氏編年曰先是師中破詔以兵褒
大金令歸至大名府復被詔以所統兵救撲太原遂
天長發平定軍至壽陽縣凡數百壘間未嘗見一金
師中以為金人知既至悉已道去而我師肆行未營
堅執銳五兵之具悉委傔從負之將至石坑有報前
己到石橋至太原止二十里中軍至石坑軍壘未屯

紀事壽與欲是中督書月時眾朔有送自人被軍有

報愉炙縣路金人賊馬將至師中曰必金人殘答歸將
蓍令後軍去收捉轉刻之間金人大至我兵未措手間
識騎來衝奔賴破楊不可勝數師中遂烈幸脫兵將十
無二三矣靖康小雅日時許翰同知樞密院事來於兵
隴以峻文絕公不容頃刻公方欲規書所宜並待飼饋
稍給方乃鼓行而西翰督責益急公太息日事之不齊
天也我何愛一死不報國也乃由士門下井歷至榆次
金人先屯兵縣中公遣擊走之遂入縣休士時軍中之
食三日矣戰士日給豆一勺皆有飢色翌日賊遣重兵
迎戰招安巨寇場志爲選鋒首不戰由間道徑歸前軍
參謀官黃支戰設胡騎曰集官軍潰散公獨與裁兵小
校數百搏戰左石以名馬援公請俱遁去公謝曰吾大
將也事至於此不當求生爾曹亟去無擐賊鋒公遂力
戰而死靖康要錄九月三日臣傺上言禽聞昨者出師
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兵戍挂蚵太原之圖至今
未解抑貽膺聖宵吁之憂益壯戎虜憑陵之勢忠義之
士憤懲切齒曾不知本兵之地竇有以致之也師中老
成持重號爲名將練達雩情洞嘖軍律擁萬之眾出援
孤城所當料敢制勝臨機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
舉亥發以竇倖連戰之功也同樞密院事許翰輕躁募
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令出師以贖過
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甚忘其萬死
以決一戰卒至敗績陞下雖已知其盡忠然師中含慍
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賣摘之使翰百輩在朝何

所云補而失一師中所係甚重謹按輸終如蔡京之門
指天誓日結爲死黨陛下踐阼之初反除御史中丞以
皆以一言及京攸之惡而與僚屬議論郎奏曲開論未
一與庇之又欲使其僚不復言問者莫不憤心疾首爲
蔡氏族增陳求道爲臺驕求道以告許得罪雖陛下灼
見其奸不復用士論尤爲不平躐遷榷府驟難多事之
時修病謟告累月不出今者尚以延康祕職出毀近播
且射臣言路則黨惡庇奸以欺君在榧府則妄作生事
以侯國迹其罪狀夫豈勝誅伏望睿斷重賜竄斥以爲
懷奸罔上之戒少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冤奉聖旨許輸
落職
宮詞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募民輸財助軍需靖康要
錄手詔在四月二十四史朔閏攻是月丙寅朔二日
乃丁卯也久案宋史本紀軍沅續通鑑亦並繫丁卯
惟北盟會編作史午與要錄恙三曰要錄二日未詔
日朕前永丕諸夙夜競惕思所以撫綏則御惠黃元
元以爲無窮之計所遂戎兆靖求能假兵故將起天
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令積
弊之後朕難痛自刻勵罔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
費其於師旅之用誠未有以勝之也皆漢帝勞民入
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爲祖宗社稷之重將以
定中興之業下爲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斯
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聽天下上民上斥有

能推其則穀藏餘以佐軍興者仰州縣募其自願不
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蓄專以募兵養士之費具
數中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
以爲忠義之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楊時請罷王安石配享孔子案宋史本紀及李埴
十朝綱要是月戊辰詔追奪王安石王爵罷配享孔
子廟又案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通鑑亦
並繫戊辰靖康要錄楊時上言在五月三日亦即戊
辰也要錄時又爲陳過庭所劾詔並與外任監當今
並附錄於此五月三日右諫議大夫楊時言伏見蔡
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
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紹述神宗爲名
實挾王安石以圖其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
孔子廟庭而京之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毋得
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而痛加竄
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肆意矣然則致今日
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
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
言其爲害之甚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
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
可屢數姑即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以明之則
其爲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
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愼乃儉德惟懷永
圖三軍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

雖竭天下以自春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
堯茅荧土稽末嘗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日克儉于家
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輔朱勤
借其說以應春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
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有釋梟騖守成
之詩于末章則以謂以道守成者使羣動秦而不
為蘄宰制紡物費而不爲侈孰弊然以愛物焉事
夫梟騖之五章侍日梟騖在臺尸來止熏熏旨酒
欣欣播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欺自古釋之者末
有桼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也安石獨倡爲此
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邪說輕貨妄用以侈
雕爲事蓄親此說耳則安石說之害豈不甚哉臣
伏至睿旨斷王安石學衔謬追奪王爵詔中外毀
去配享之像邪說違亂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
世之幸奉聖旨王安石合依鄭賦成等例從祀子
朔廷令禮部攷正施行日御史中承陳過庭奏臣
闘大學士之禮義之所门出令也學官相新于上
諸生相毆于下甚者生齋袂而競前祭酒奉而
寢避敗壞風教一何甚且朝廷之大臣進退頭理
常也學正馬檝揚言以爲是紛士畜觀痛誣以處非
暄爭糾訏甚于衔童巷婦之相詈辱者除本臺爲行
體究外不識學徒何所取法乎五經之訓義禮謂徵
後人所見不同或是或否諸家所不能兒也是者必
指爲正論否者必指爲邪說此乃近世一偏之辭非

萬世之通論自蔡京擅權專向王氏之學凡蘇氏之
學悉以爲邪說而禁之近罷此禁遁用蘇氏之學各
取所長而去所短也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論王氏
爲邪說此又非也致使諸生集衆直造祭酒位次欲
見而詆之賴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時中齋生
姓葉者黨王氏之學北善蔬生姝流者黨蘇氏之學
奎相毆擊其人稍衆庠序事體豈當如是耶臣伏望
聖慈裁酌如祭酒楊時偏見曲說德不足以服衆學
正馮識博士需觀輕浮爭競大失生需之體欲乞指
揮並行斥責又諸生鼓倡集衆爲首之人及兩齋相
毆擊者亦乞下所隸根究然名重行屏斥然幾爭訟
不生而與學者樂道向方不昭于深岸豈勝幸甚奉
聖旨師史壹並官請宅既而詔笮與外伝臨當兩陛
遁罷緒綱之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
乃罷時祭酒時同之罷薦穢詔致給
事中時方蔚從以敘試閒待制改位
又仲師道哥胥州以老肖乞罷霰辛塵十朝翔要緊
此於王中崎康要路於是月十二日書幹師中死事
後連書師道乞罷丨二月爲丁丑而王申則初七死
日也是師道乞能在歸中未死之前要錄恐詔
又赦河北案青使要終是月九日有赦河北制文九
日乃甲戊也又宋史本紀畢沅續通監亦並未甲戊
要錄九日制日賤躬承慈淵嗣守丕基步道黎深爲
H尚寡駋我房之侵軼偏河山而驛騷穠宗廟社稷

之霖聽大羊而盡矣緊將帥士民之力保金湯之屹
然三關底常萬寓胥悅推舜嗣位歷試諸艱而天付
子庶其在于此有懸否德乃績文武爰念黎元遭焚
劫之憂師旋竭轉輸之苦丁壯勇于扞禦老弱疲于
給軍田野蕭係既大耕桑之候體骸撐桂或罹鋒鏑
之災備在朕心罪非爾眾宜數慶澤用釋艱虞應河
北路州軍德音到日云云死罪滅等餘無輕重並赦
鳴呼信順度助于天人克平禍亂赦宥取法于需雨
明共恩休芥爾
一方體予至意
〔又〕師中計聞上哭於禁中贈使相官其子孫二十人
姚古屯威勝軍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
軍持師遣于盤陀退保隊德安節勸古遁故兩都皆
潰古及安節還關李綱召安節斬於瓊林苑內兆古
賜廣州〔案〕壽康要錄是年六月三日李綱爲兩河宣
撫二十五日賜御筵殿李綱於變林苑二十六日李
縉橋軍訖斬樂州都護統制熙河路策馬焦安節於
瓊林兆李臬十朝綱要餞李綱在六月吏申斬安節
在六月辛酉均與要錄合姚古安遺廣州則在王戍
蓋二十七口也三朝北盟會編姚古貴援節度副使
廣州安置在六月二十八日癸亥與綱要差一日靖
康要錄是年六月二十七日制史中丞陳過庭奏周
世宗戰于高平斬敗將何敵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
脊大振加世宗者政事憲度雖未盡善至于用師果

決誠可為後世法臣謹按河東制置使姚古雖未將
家其賞畏儒素無戰功所以登壇持節者唯以名馬
實貨寵于賞貫之門盡被恩賞以至於是然荷國厚
恩不思報稱自太原被圍古提重兵于威勝際德逕
留數月未書寸進及神師中以忠勇自膚而古遂期
弗應遂致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房人方圓
太原未有一騎一辛敢覽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即
退師威務上庶邱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中道去
致使威勝之民扶老擠幼鬢于道將哭泣之聲振于
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既退師其部將人安言
于眾日岡家己割太原與企人我謹可以南歸于是
役夫般逝捏草器甲及民眾在廂者悉委棄而去此
古可斬之罪三也興師之初有效用十丘人直人隆
德縛傳守倖以尉不血刀而得一部古乃掩其功狀
不以實秦致此十五人者止于賜帛上氣不揚抱戈
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當為守隆德存恤其氏人
保葭其嫌女賊鋒敢紀立斬以間又閉賊兵于他所
不許安出請于粘罕遣還其兵自言先世乃汝穎問
人深有故賦之志一旦縛至軍中古若如韓信之師
左車李懇之釋李祈太原之圍自此可解乃負冒功
賞獻圖于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斬之罪五
也人有上黨道中見大刀巨斧凡數十冀擁騎而載
歸人者云是將中寵妾軍中歸人不可勝數人無國
志上氣不振此古之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以

發端忽有統制官焦安節厲聲而前曰旁騎追近何
爲向留于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即從其言
領衆育遁實古之謀假于安節耳此古可斬之罪七
也焚何一失而世宗斬之古有大罪可斬者七其可
怨乎近日如統制官張師正王從道畏法逃竄己試
之軍法如此特小者耳斬一姚古則主威立斬一姚
古則軍辭振斬一姚古則四夷知畏豈但能解太原
一方之圍而快龍德士庶之僨而己哉伏望特賜蔚
斷明正典刑奉聖旨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廉州安置
又九朝編年備要子孫下有族屬二字北盟會編神
師中死年六十八姪两招魏奉樞至京師上哭於禁
中親製祭文云吁差虎臣公解忘身遺内侍張貫致
祭贈爲德軍節度使開府饒同二司官其子孫族屬
三十人功德院賜名旌忠二子濟請師中敗死朝廷
謀失律兵將之罪中軍統制官王從道大朝服斬於馬
行市副統制張師正統勝捷兵夕屯大名劉下知大
名府李朔人斬之衆遂濟後爲韓世忠招降者是也
又李望十朝網要五月乙未姚古與金人戰於艦陀
兵敗遁還隆德府在師中死後十九日三朝北
盟會綿在五月十九日甲中在師中死後七月
区下戒厲詔先是諫義馮謝言有公論有中道公論
天下所同而中道薦世不易祖宗之法與元豐之法
擇其可者行之請經古法與安石新議擇其善者而
從之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詔訪朝堂御史李光駁之

不聽右正言崔鶠奏爲淵乃熙豐人才之一也自紹
流一道德而天下一於紹後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
同于斯民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
才乏矣紹述開遵而胡歷犯闕矣此用熙豐人才之
效也於是降詔原注呂中曰自二月金人師至十
一月金人復人害宜上下協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
而朝廷方爭結黨與塞諫方追論前事士大夫爭法
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談張爲洪波而己夫虜
之退師非吾德足以威之吾力足以制之特以二酋
之勢未必勝恐爲吾勤王之師所乘耳而退師以誤
我使吾志怠而師散然後彼可得志而一退之後
吾之上下相與解慶迎皇于以南西師關陝
勤王之師肅歸請道宰臺諫之論號則不棄三
須其實則不救三類也辭則以爲其內修政事自可
攘東狀而其賢則緒口治不急之務也國家待虜
大抵急則謀之後則忘豈獨靖康哉帝康要錄
六月二日有崔鶠奏疏李光朔子隨鄭降詔據四史
朔閏敢六月丙申朔二日爲丁酉也馬淵兩疏則在
五月今並附錄於此五月十日左評議大夫馮謀言
臣問大學者道義之所由出風化之家賢士之門也
博士講明訓迪于上子弟切述教唐于下委委蛇蛇
人無異論此誠大學之盛也國家自崇尊以來行貫
試之法而鄉舉里選之徒蹈應文自是士失所守大
學教養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務爲華浮博士先

生伋于蠹與各自爲說無復至當傷以成風附王氏
之學則醜誣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學則譏謂王氏之
說風流至此願徽莫同茲今日之大患也此者朝廷
罷元祐學術之禁不專王氏之學陛下固欲中立不
倚六經之旨推其說通者取之其謬者舍之不主于
一此固甚盛之舉也臣訪聞大學校試去取于其上
者或主一偏之說守經肆業于其下者或執一偏之
見上下曉曉甚非陛下開設學校教養多士之意臣
文聞臣言上僚乞罷安石配享而甫安石之說爲邪
說朝廷從言者請罷安石配享而列于從祀此固公
議所在其誰以舅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說爲邪說
則過矣安石之釋經固不能無失也夫孟子所謂息
邪說者謂楊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說便同楊朱
之言爲邪說則復當禁之此所以起學者之誘而致
爲紛紛也士之譫篆員茂起于天子之學以號教養
者非特欲以進取爵祿爲心亦願其所養所學與保
守者何如耳今科舉任獨爲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說
有司懷私便爲邪說而黜蔽之則其利害所係甚重
臣固不得不論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詞教中外凡
學校科舉考校去取不得專上元祐之學亦不得專
主王氏之學或傳注或己說惟其說之當理而已尚
有司輒敢以私好惡去取皆乞重賜斥責應使天下
學者曉然無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奉聖旨
依奏十三日左諫議大夫馮澥奏臣聞天下有公論

有中道公論者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則爲世而不易熙甯元豐及元祐以來人無公論治失中道不偏于此則偏于彼天下弊于變更士夫困于遷謫五六十年開之是非相攻禍福相軋紛爭擾壞至于前日大亂而後已陛下龍興以英資膺儲誅致奸凶劃除憲弊蘗然大變與天下更始宜于此時明大公至正之道于天下合天下之公論垂萬世而不易而臣竊聽近日朝廷議論觀上大夫之趨而駸駸復偏于元祐鼓倡應用衞不可際則義理又將不得其中而政治又將不得其中矣臣聞道貴適中法則隨時祖宗之法至于令百有餘年蓋有可行者亦有不可行者今但擇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去之則已矣何必亂宗之是而熙豐之非者哉得法之說千有餘年其于聖經不爲無補然要之公論豈無淺補未盡之處王安石以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爲新經鑿破太學顧之天下學者翕然宗仰然要之公論亦有穿鑿太過之弊今經令學者擇其諺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已矣何必傳注之是而新經之非哉祖宗之治遠矣臣不及見熙甯元豐年間內外安乎公私充實法令備賦役均平朝廷無倖位州縣無橫斂夷狄畏威盜賊不作使令日之治得如其時有何不可是時學校英秀如林治經習吏皆有本原程文具在可以恭考使令日學者得如其時亦有何不可自崇甯以來蔡京持權二十餘年紛更變亂靡有甯止自熙豐之

法歸地無遺故其大褒至于如是之孫仁宗皇帝陛
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審有
厚薄王安石司馬光昔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
有公論臣願陛下無作好惡不蔽偏黨允執厥中以
照臨臣下則是非自明紛爭自息矣伏望膺慈與兩
府大臣少加詳議如有可采乞明榜朝堂願示太學
以安士心以絕眾疑則臣死生幸甚苟爲不然臣甘
受邪言之誅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亦死生幸甚取進
止二省同奉聖旨出榜朝堂六月二日右正言崔罷
奏伏叡詔書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
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鄭相皆自蔡京出其除
擢居要將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
門生死則一門生至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
柄歹秉鈞軸逐千百年無一人互異職萬子孫無一
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直是之言聞于陛下
且如馬解斥曰上章其言日熙審元豐之間士無異
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爲異乎上騰兼負變不途于
里游于學枝其意不過求仕臣耳安否著三經之說
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斥落于是天下辟然黨
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放也
而何敢爲此說以焚或人士乎又日崇常以來博士
先生祖于實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則試毀元祐
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試說王氏之說尤爲欺罔豈有
傳士先生敢有爲元祐之學而試諸王氏之說乎自

崇甯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
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閒則累
之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
異論則己之罪必暴于天下罔于人主云耳傳士先
生有敢誣詣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復祖
則澥之誕借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
括之雜說貝其或記細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于己
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構以重賞不得收蘇則
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己密矣澥言元祐之學祗詔王
氏之說其數罔不亦甚乎數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
從而見也然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皇帝清問下
民周官詢于眾應孟子不以左右鄉大夫之言為然
必詢于國人則賓是見矣臣乞以澥所上言章并臣
之章乖于象總揭于通衛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
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又
奏臣近上章論諫官馮澥未崇施行澥復遷吏部侍
郎此士論之所其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己也觀澥
之意不過欲以黜甯元豐之法為治澥乃黑豐人村
之一也己之欲行則自安己之說廢則身危非為國
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
忽也昔在仁宗英宗特選天下教樸敢言之士以遠
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
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才充塞乎朝廷而人
主不聞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

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
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孝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彈矣
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
下之勢安于泰山及章悖蔡卞用事斥之于痺海炎
黨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凶謀益職于是盡收熙豐時
人材用之誘以美官爾以厚蘇于是誨內小人波蕩
而從之口一詞迭相倡和爲紹述之論以誘惑人
土紹述萬道德而天下一于詔紹紹矣同風俗而
天下同一哉罔矣述理財而俊傷矣紹遠造士
而人才于矣紹述邊而四夷公胡墜犯闕矣此
用熙之材之效開警之治交治病而寥一醫
治病壞此賢否也待較而也且元符术以連年
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陽之月也古人所志詔求直
言寒詔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者乃逆腹心
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爲正異己老爲邪
淵與京同考也故在朮等凡異己者京皆指以爲邪
附爲罪戾几數十人近者上皇下貴躬之語其言以
求直言奪于權臣反歸咎建讓臣僚然則前日附會
蔡京號爲上書正等者皆令日之罪人也陛下用兵位
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與衰令用蔡
京正等之人豈上皇好惡惡悔過天下之士鬪之解體
矣又奏臣伏罰前諫官焉淵賀上章之乞榜朝掌朝
廷以爲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爲非徽驗之及光之
緻騐也焉淵不敵以自直大岸不敢以爲辨質李光

而不問迂馮潛而不詿政形如此士論紛然且以潛
之言爲是則光可罪以光之言爲是則潛可斥當斥
而反汪昰謂賞奸傳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
家雜以濟矣引致其道至于今大亂陛下中夜以思
富負而數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而臣下不恩所以排
奸糾紛以寬陛下計稷之憂但變用前日相黨之衛
以嘗試陛下此罪人也他月有論蔡京紹遽爲是而
豁沒之資產可甚放逐之子孫可川者矣何以如之
嘗試之說行而陛下無與照奸則何言之不行何說
之不入此非獨臣憂之天下忠臣義士所共憂也今
臣區區犯奸鋒陷禍機與陛下言之卒于不勝而自
鷩也亦愚矣但臣藏在言責伐奸邪之謀寒禍亂之
原爲鬩家長慮鄰顧臣之貴也且侍從者執政之陪
也近潛之豈不過欲次補近臣漸當挟路以行其邪
說以固其黨與爲萬世自安之計此賊臣蔡京之衛
行之至令天下破壞滋亦極矣陛下尚忍使京之餘
黨再破褒耶前車未覆而不戒者有矣未有前車已
覈而不戒者也伏望陛下究馮潛之建議李光之聚
奏孰是孰非而大明賞罰以示四方使四方嶢然知
陛下政不容奸則雖辨敵不敢輕中國不然臣夫臣
婦忿然有不服之心國威不復振矣取進止侍御史
李光剖子論馮潛推尊王安石之學數惑衆心安石
貢條例司專任己從斥逐名賢任用小人駭致蔡京
蔡卞操繼述之說掃除祖宗法度于光剖子後御批

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倡紹述變亂舊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詔詔日朕以導[illegible]紹體聖緒惟祖宗紹造區宇重休累洽以至于今其法度條章雖隋時損益凡以惠遺天下者咸根抵于仁義澤施于民諭入胥韙在于後入奉承之不敢有瀹遷者蔡京懷詔寃懸亥作不靖凡舊章彝憲肆行變亂挾羽述之言爲划持之計內外騷動公私匱困比歲上皇深燭其奸親御翰墨攘剔熹弊咸所釐正追朕讀錫夙夜祇濯嘉與公卿大夫圖惟故實務導二帝三王之常道以協我列聖之心以爲萬世之轅尙慮邪說說行習熟見闕搖動衆心憲于國體明示厥指罔有不學

又以李綱爲兩河宜撫使朝廷闕神師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吉歸乃別議遷宣撫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耿南仲請國弱敵強宜衛三鎮以之綱奏祖宗之地不可棄劃之徒資敵勢生靈賂夷伙豈爲民父毋之道哉不從綱議爲再接之南仲曰方今欲接太原非綱上可南仲以綱異議計出之綱召對自睥書生不知兵恐不勝任且誤國故踰句不受命或謂綱以公知上所以遣之意乎事非爲邊事乃欲絲此去公則都人無辭公何堅卧此起譏者益得以行其說也怒且不測余許翰不杜鄧二字遺綱綱乃受命撫司得兵三禹人而闕馬綱白上曰成事非馬無以齊張軍容欲括都賊馬尋廢命不果行

綱以二萬人分爲五軍寄勝捷兵叛於河北遣左軍
往宣撫之又遣右軍屬劉給時給除宣撫尉使又以
詳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
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綱請銀絹百萬期以六月二
十二日啟行察清康要錄六月三日詔以知樞密院
事李綱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六月三日乃戊戌也
東都事畧宋史本紀畢沅續通鑑亦並繫六月戊戌
推李塈十朝綱要繫此於五月丙子與原本五月合
丙子乃五月十一日與六月戊戌差二十三日據傳
信錄六月三日召對睿思殿自是授官之日即日召
對若以綱要言之則是授官二十三日之後始得召
對恐無此理一不合也本書謂綱授宣撫在种師中
敗之後而种師中死於五月丁丑若丙子則在丁丑
前一日反在師中未死之前二不合也原本異綱要
恐並誤據靖康傳信錄六月三日召對睿思殿諭所
以欲遣行者竊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
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令使爲大帥恐不勝任
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
令面受綱奏曰皆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須擇日受
敕令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綱退
即稱疾在告入剳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
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餘上輒批答
不允且暫令受命于是臺臣余應求疎官陳公輔相
繼上言綱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爲大臣游說斥去之

乃無敢
言者
又既陳公輔案建炎要錄六月十日司諫陳公輔上
劉子奉聖旨左司諫陳公輔差監合州酒稅務十日
乃乙巳也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亦並繫乙
巳要錄劉子云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譬猶病人之
身有在四肢者有在心腹者守禦失備邊境醫然河
北寇雖方退河東用兵失利夏人西陲亦或長擾病
亦甚矣然猶在四肢者乃若朝足之上人主職言不
審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趨向不一而其病在心腹
爲四肢病不治猶未害者也心腹病不治厥身不可
保矣臣待罪爲死爲輩下言之比者狂病直造京關
諸門不爲肇月餘日宗朝社稷危加累卵然人心堅
守士氣奮發卒能使番寇引去國家復存者四肢雖
病而心腹無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郎位之初求言
加不及小大之臣各盡所言而陛下聽之未嘗或也
其言之善雖疏賤之人必以施行其言之不當雖狂
妄亦不加罪敢上下無不通情朝廷無雖蔽之
患今則不然忠言切直而未必信奸言傾覆而未必
察頁陽不明是非蜂起而陛下愈或矣前日余悉求
以迎合大臣得罪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見應求親爲
陛下拔擢每欲盡忠圖報若或希進以爲身試自當
以依媚之言迎合陛下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謂其
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釋天下之

疑乃陰逐之中外害謂此大臣欲蔽塞言路耳惑求
何足借臣恐無敢爲陛下書言則大臣之忠邪政事
之藏否人情之疾苦國勢之安危不得復聞手上矣
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陛下郎位之初一時大
臣國有奸庸不足用者陛下於知稍專去之遂乃專
任一二忠直之臣彼亦自知委任之則又見國家危
急故各盡忠不敢懷私以相擠毀今先不然或以忽
怨相攻或以巧說相毀各植私黨不過公家如李綱
者其忠勇雖可特而剛復自用不無使啓故同列不
平共相證譖陛下己疑之矣今更出仲將兵宣王時
吉苗所以成北伐之才者以內有張如之孝友也今
陛下若以概爲可立功名一意任之又憲宗之裴度
固可責其成功但聖心己疑而大臣爲無張仲之助
則其事尤危矣編何足惜宗社存亡之可慮焉臣所
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郎位民初凡百政事
皆以祖宗爲法痛革宿藝綱除與源大心熙熙猶幸
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盡而士熙夫皆一其所
向無敢異議令則不然或欲以祖宗之豐之法並行
或欲以王氏諸儒之學義用持祠偏復說立中道之
論如馮澤之徒是矣夫陛下初欲盡今祖宗循恐有
妨太上皇帝所行之事故避違未決敢上皇己自深
悟奸臣誤國盡欲革去前非臣像乃弊尚挾私意以
害公法且王安石開端蔡京紹遮流存至此幾亡天
下若非祖宗恩德及民深厚豈能復存家國今更復

為異同之言此何理也臣聞向者太上皇帝初便欲
追復神宗未逾年間用曾布蔡京乃至中報令日思
之誠為誤矣然當時之誤天下事勢猶可支持一二
十年今若復誠大非前日之比海內窮愁公私困迫
國勢危變人情駭懼無甚于今日一有所誤立可召
亂議詭之臣曾不念此可為之太息哉臣所謂士大
夫趙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誠心腹之病不可不
治願陛下急治之審于聽言無以言罪人使臣下各
盡其所見專于委任毋以邪害正使大臣各盡其公
心破而可之說盡歸于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所向
若是則心腹之病除矣四叛之病縱使未去姑少遷
之必無大害蓋未有能己心順之疾而不能治四肱
者也如其不然則內外皆病矣臣區區小官惧蒙拔
罹舉家數口坐食黨祿非不能以諫佞之言崇合聖
心朋比大臣苟以一時富資自念平苟賴希古人專
君之忠令在言責若不竭其愚忠少圖補報非但員
陛下特蓮之知亦負臣乎生所學矣將何顏面復在
人問乎伏望少驚天威留神聽覽臣所有干犯聖聽
竊極之罪寶不敢逃惟陛下處之取進止
奉聖旨左司諫陳公輔差監合州酒稅務
又彗出紫微垣案三朝北盟會編繫於六月二十八
日癸亥據靖康要錄陳過庭奏稱二十七日壬戌夜
東都事略九朝編年備要及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
旂畢沅續通鑑並繫於壬戌與此同會編恐誤靖康

要録元年七月十六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伏見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來彗星見于天之東北夫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于四海不宜致此變易故凡明于天文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積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殺傷太甚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而其爲象善明偷以幽遠之說而昧著明之戒以非古先王正戮事以應天變之義又況戒秋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强權偶未寧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己得未加明刑寬詔己須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皆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慶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監之員如是則星象乖戒其可忽乎伏望時降明詔切自豎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與廉潔蠲苛燒修兵甲選車徒備邊極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得加此之類次第施行庶幾變災爲祥轉禍爲福矣願陛下加察焉取進止

〔又〕太白熒惑歲鎮四星聚張〔案〕九朝編年備要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同

〔又〕金置元帥府以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爲都元帥黏罕斡離不爲左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爲左右監軍闍母及耶律余覩爲左右都監凡七人是時黏罕兀室余覩三大酋東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避暑及秋

乃還而我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案金史太宗本紀六月庚申以宗堇爲右副元帥宗望郎斡離不也與此繫於六月合三朝北盟會編是年四月十五日辛亥金人建元帥府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引節要日斡離不初寇燕山黏罕初寇河東稱都統府至是改日元帥府乃劉彥宗之議也會編繫是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黏罕自隆德府南犯澤州界二十四日庚申黏罕過澤州逆騎直至孔寨河晉絳城嚴二十六日逢奉使路允迪等言城下講和已割三鎮乃還太原於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日元帥府盡陷陽縣運易粟爲久居之計則是二引已有元帥府之稱一書之中兩說不合會編終誤又案撻懶金史大金國志亦有學大金國志云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金史有兩撻幟傳而與阿里副歧宋兵僕朔直矯隨師元一事兩傳並載未知當何屬也兀室郎金史之希尹也大金國志云兀室一名倍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疏族族屬爲子也金史云完顏希尹本名谷神獻部之子也並見本傳闕目郎金史之闕母也有傳大金國志作闕目無傳余覩前作如塘注詳本年四月

欽宗

靖康元年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丑朔）乙亥，蔡京移儋州，（案續宋編年通鑑蔡京竄儋州繫於二月誤二月甲寅京攸與童貫始爲孫覿所劾但責降未放逐）攸雷州，（案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五月壬申移蔡攸安置潯州此蓋由潯州移置雷州也）以臣僚累章論其陰賊姦險罪惡彰著，乞投畀海外也。凡京子孫皆分徙湖南江西遠郡，[illegible]許遇有大赦不得量移。（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注京天資凶譎舞智以御人在人主前顓狙右伺專爲固位之計終始持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九州四海之力以自奉徽宗雖嘗貴之而陰知其姦諫不可以託國故屢起屢仆嘗收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鄭居中王黼之屬迭居囊司以柅之京每聞將罷退輒入宮見上叩頭祈哀無復有大臣廉恥燕山之役起攸實在行京送之以詩陽爲不可之言冀事之不成得以自解暮年即家爲府嗜利干進者慈趨其門輸貨僮奴以得美官者體相羈綱紀法度一切爲虛文識者穢褻之而京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結盤固）

牢不可脫辛以召實誤國爲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
内猶以不正典刑爲恨云索是年五月蔡攸安置潯州
至此移置靈州而五月安置潯州此書不載乃紀事本
末偶脫也其秦牘並見靖康要遅附載於此要錄五月
七日監察衛史胡舜陟言伏見催朝廷訪閣蔡攸見在鄭
州不即上道令本路提刑司溫促起發臨侍臣竊謂朝
受命夕引道人臣之義冬陛下情昏定晨省人于之
孝也收負道至董公議容則夏姑眞之輕恩德隆
厚固宜奉罪省慫不邉處而乃騎蹇自肆留近郚
至須特旨罰官督追而行惡是慢上違令人臣之
義也攸平命不孝視父仇始言醜誑無所至令見
其父以罪差竄往往快故情乞隨侍者姑自追罪
戾終不肯昔者也不孝眞日如是則絕三廢五常
禽歡之不投也金賊關忘望四方勤王歸以齊
緩急上皇往幸未奮日劄陛下必欲師護京
城攸爲南若行使司降圖子妄稱聖旨來江東
將兵逐諫兵手並得道結起發聽指越使奥
又令讀土揚州有發兵經過人並留揮攸此
計必幸府不留東之則以自衛用如原不忠
莫大焉師臣不忠子貸不孝得罪名此無所
容於天爲聞與刑可進乎伏乞徙嶺表遠惡
之所以地臣子之取惡止臣傑上臣間善除
惡者如去之根不善除人者如養虎遺患其爲
禍爲福非不然易見自昔人生幾失而莫救者依邉

奉制坐親不忍決也臣謹案依大罪有七其小者權髮
莫數不復道也以慍崙之臣爲俳優部職之事遲言媒
語巧發應機怪服異裝安排獻笑出入禁圖沈醞燕游
處男女合避之嫌化君臣至嚴之分闕闕不限堂階陵
夷攸之罪一也盜柄竊恩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
子伐異黨向之分楚越及京講衡州有旨令攸隨侍自
賞間命就道門叛迹榮陽積日不發氓不順於其君復
不孝於其父乃之罪二也朋比中官握臂交滕既呪私
恩互輸誠款攸排一撫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閨燕之
役開譽起戎一力爭爲恢復以并援爲撫定以營乎檀
要書控扼之以揖之金人蜂藝在懷之兕在儲猶且公
肆謎諟以爲地世偉績醉功之際超虎上資國公帝師
一舉而委之百蹇傲覗居之不疑攸取罪四也虜既渝
約詭謀日彰偃師負恩逆迹又著師之將校章疏迭來
自去年秋抄藥朝士大夫已竊私臣罪禍必至而攸
帷幄謀臣澄中在手綵使不敏穡形語知而乃藏至復
匱不告於胡機牆慾恐前日罔覩肓亦悟迹呈蔽壽使
金虜長驅藥牆助叛識邑爲之功騷賞袁羅其露必聖
主宵盱生民師痍伊誰致之驛罪兩路攸知茶其至
之碣不告於瘡不謀於君上自汲五也妻挐有虜家
所蓄器皿金朝首飾之類先乃銙爲離蔾計念然將
至卷室而東銀禄之子荀所愛悉攜以往猶及家肆
語日得旨曆礙皇篤縱使當時告得命亦合留出屬
京城與國均憂臣頭在斟州人來云六夫人某日某

寺觀燒香六夫人與詔使修撰某日過江回去蓋攸之妻與子也回之日實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被江回鑿之後其避危圍安反覆熟虎直至於是夫爲君爲宗社爲萬姓謀其怨如後爲妻爲子爲婢妾計其審如此人臣不忠復有甚於此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既傳位陛下則陛下神明主矣凡載天履地而爲人者執不稽首日吾君也況身爲補臣乎況前日瞻在權權實本兵柄日識日守此賓司之可須臾離乎今外州兵馬都監小邑迎尉寇至而逃北之枹官罪固加等若廟謀兵權所寄光衆而遣黨如何哉故之罪七也攸罪有七天下其知其前四罪縱付實典在祖罪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則匿寇寇禍廢我生民身身謀家忘我宗社蔑君臣之義擁大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三惡其可復容於覆儔開乎若不早行誅極其如祖宗乎其不如天下後世何昔唐王不誅武三思陷唐室以再亂曾哉知几上之內角聚復生替飛深宮大肆吞噬可不權其假衰夜詭秘公卿大臣有暨計中而不悟者臣度足不一二年必有爲之游說始許及門旋遙造室苦厠意有地衰計卻行詢引支黨同惡相濟蕭牆之禍起於後外是時雖自愴悔噬臍何及望陛下大明典刑以絕肯患如散官安置湖外誠不足以暴天下之紛紛奉聖敢移淳州安六月五日臣僚上言自崇寧初蔡京輔暮有亂舊章置斥異己孜引同類待以不次胡馭冗散痛嚴近常情怨克自重於是枉道求合廝然成風几所厚者不獨顯榮其

身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親戚故舊陰相倚重盤根錯節
宰不可儆二紀之閥門生故吏充劬天下然才者少不
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貪幾苛嬈遠近告病此猶
非京之本意也察其進三衛匿四輔疏興化之水修臨
平之搭又令許敷仁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
時孰不爲朝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臣因之論
列其事太上皇雖務納汙猶令整其瓚山京之僭心終
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爲階梯衆論喧騰心不
自安復封韓琦以寨人言乃蔡磁何執中鄭居申童貫
皆因之封例封王矣本朝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
父耳驟國朝之法長姦雄之心京凶悖之情遇事輒發
不可一一數也顛上皇聖明不爲邪說所惑京知狂謀
終不得逞於是結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爲以
耗國財做民力必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遂之意鄧洵武
范致虛等託爲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而何執中
余深林攄薛吊皆其死黨濟其姦謀成其羽翼使不可
制太上皇每下詔書施行善攻皆爲此輩壅蔽是以見
人心日益愁怨匿勢日益陵遐權門日益盛強朝廷日
益孤弱趙挺之劉逵張康國鄭居中劉正夫雖號與京
不同然引用羣小梗陰正路亦由一道蔡京蔡攸乃其
子弟相與爲異有若仇讐考其發跡實皆同惡相濟至
王黼爲相奢汰愈甚開邊黷武禍及生靈迹其所來亦
本由京勢位相軋乃相攻陷遂致犬羊竊何變生一旦
太上皇播越宗社阽危雞其所致非一要之造端立本

舍京而誰今京降黜難屢有指擢然勳不當累輿諭猶
譽縱朝廷未欲誅於兩觀之下猶當投之海外以示藩
貴其宗族婚媚因京而致顯官者望悉故正其何執中
余深鄭洵武等第其罪惡與安石等王爵亦行振罷施
行奉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偉敢有引薦當正刑章
仍報行言章七月十日左正言程瑀奏伏覩臣條近有
章疏屢論列蔡京罪惡甫竄嶺南兩部州乃佳地使京
自擇不過如此比日雖有不放還指倖然京旦暮之人
耳不早遂之海外誠無以荅天心而慕人望按京陰賊
著於心造節姦宄脅制迷國妄上不可悉數至於誣謗
上皇罪應誅戮者臣請為陛下言之神宗彌留之際宣
仁贊決大命大臣共岡初無異論京乃自衛常帶創于
入內欲斬王珪以禁制宣仁不暇他讓哲宗已立已賞
有功使宣仁歎恨於重泉而仁宗與子之意不暴白於
天下然則謀一身之利而謗前朝誣毋后若此其誰謂
人臣而敢為之上皇性本慈愛忘蔡功名京獲柄用假
紹遠以濟姦謀逐臺諫以塞言路外則締交纂與內則
陰連宦官相與倡為豐明盛大之說以開奢麗夸侈之
端大變舊章妄作新事無非蠹國而害民不但欺君而
罔上壞轉般之法僅足都內給支而進酒之儲峙實鈔
茶鹽之制盡供御前使用而轉輸之經費竭天下變動於
上而不憂人言宣於下而不恤以至委軍政於童貫使
之專恣於外賞罰不公飢寒不卹將士怨嗟卒致攜患
外國幾覆宗社竊據重位擅弄威福二十餘年海內側

目其歸乃在於困民力蠹邪財壞軍政使上皇負謗於天下實有問鼎之心顧天下怨嫉者衆末敢發耳罪惡彰彰死有餘責此天所不容地所不載臣懷論列不可勝數而二三人臣懷京卵翼之私爭爲旋護是誅不忍負京之私恩也不亦異哉夫鈇鉞不用而刀鋸日敵君子之於國政陵夷者言刑戮日加於微賤而不行於大臣也陛下修祖宗之盛德臣非敢以殺大臣敢陛下姑顧投之海表以示法必行於大臣而已釋宣仁之恨爲人孫之事也分上皇之謗爲人子之事也陛下一舉而爲人子孫之心無讀何撣而不爲乎若欲行法於姦邪而奉制於宰制臣竊以爲過矣取進止

丙子童貫移吉陽軍安置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李皇十朝綱要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通鑑並繫此於乙亥日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丁丑日惟徐乾學通鑑後編畢沅續通鑑與此同

甲申蔡京至潭州卒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李皇十朝綱要七月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已分竄湖南江西遠地自今遇有大赦更不量移是日京死於潭州較甲申後一日三朝北盟會編及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通鑑亦在乙酉並與綱要同惟王宗沐續通鑑謂詔下十日京死則是乙酉下詔而甲午始死不知何所據也徐乾學通鑑後編畢沅續通鑑並在甲申與此同日中興姓氏姦邪錄云京至潭州病卒

於東明寺年八十

辛卯詔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李埴十朝綱要遣監察御史張澂誅之亦在是月辛卯而三朝北盟會編八月二十三日丙辰至南雄州追及京貫遵聖旨處分斬於使院凡三乃不過乃脩屍於門關司斷之取其首用水銀等養浸齎管赴闕九月二十一日甲申標童貫首榜示開封府其月日均與此不同蓋七月辛卯乃是下詔之日而八月丙辰乃行刑之日九月甲申乃榜示開封府之日也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徐乾學畢沅續鑑並繫七月辛卯而宋史及徐畢二經復書九月壬午梟童貫首於都市王午甲申止差二日陳經通鑑續編王宗沐續通鑑並繫七月亦皆據下詔日耳靖康要錄七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九月十九日張澂還奏附載其文於此要錄七月二十七日臣遼上言竊覩自陛下臨御以來臺臣諫臣以至學士大夫奏疏上書皆乞誅童貫以謝天下陛下聖度涵客久未賜可臣竊以謂祖宗垂憲於治安無事之時殺大臣爲當在所禁在後世有臣亂天下危宗社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況貫竭竊刑餘在祖宗時止堪埽除之役豈眞所謂大臣也哉貫握兵權幾三十年大發大惡不可縷數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眞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萬餘里之小夷殘

百餘年之興國虜后欲歸卻其表而不受虜主潛遙指
其蹤而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眞卑之報復
考結西夏其爲敵仇虜騎欲入貫獨趣往太原經紀軍
中虜破忻代卽舍太原以歸其舟樑赦所親兵及兵仗
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宣撫使印浮汴渡江淮而去當
是時何有陛下陛下奈何幸救之推陛下思夷狄侵奪
之變賣生於貫致上皇前日之播越軫陛下父子之情
肅郾今日之拘際傷陛下兄弟之愛念太祖太宗百戰
以得之天下一童貫實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亂太宗
舍怒於上天末已也臣願陛下舊乾剿發脅斷部貫之
貶所儘至京師陳百官召六師誅於觀鬭之下臨其樞
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眞戰士受臨必踐羅以增氣
女貢發函必悚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半女頁之師白
退矣苟或不然淵乘盡老奴將死賜下受侮四夷詒職
萬世無以慰祖宗之神靈則女眞之兵恐末珍也又上
言臣按童貫以奴隸之賤荷不世之遇貴緣恩寵包藏
禍心近者臣僚論其罪惡備載章疏以其養兵於家鐵
甲於庫有潛謀不軌之兆陛下寬宥姑投海裔今日竊
閣有司檢校器用復有交倚以青龍首金銀緣背爲師
者士論傳駁以爲貫之不軌蹤跡暴白無甚於此伏望
斷自宸衷正其典刑天下幸甚奉聖旨章貫畢十首薦
未勵起花石引趙良嗣誠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
變爲搖勳策立之時亦有異語不俟策命擅去東南差
留守不受命東京解圍闕而懸之家中有非法之物私

贅死士前項罪不容誅亦可告論中外仍差監察御史
張激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匾所至州軍行刑
詔函首赴闕當議齋送宣撫司軍前一行人漏淺者依
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吉賜軍編管見隨貫子孫押
張激交割與所在州軍選差官員多差兵役管押前去
九月十九日監察御史張繳奏至南雄州將童貫已行
刑了畢其首級黑漆木匣盛貽及用水銀生油養浸興
護齋管前來末審同處交納奉聖旨付密院交劄檢坐
前後又任僚言章并狀激所奏令開封
府大字於市曹要闕處出榜奉示標首
續宋編年貢治通鑑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案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
編均繫乙丑朔十朔綱要繫於
是月乙亥與諸書不同恐識
又彗出東北長數丈拂帝座掃文昌大臣謂此乃夷
狄將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詩益勣面奏垂象
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或其決說紊精康要錄是
月十六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俑前月二十七日王
戌夜令月初四日戊辰夜以來彗昱見於天之東北
知北書繫於七月者當指戊辰夜言矣李皇十朝綱
要是年八月庚子以星文變異避殿滅勝詔侍從條
上民開疾病精康要錄於八月九日降此詔均不書
彗出之日惟三朔北監會編於八月七日庚子書彗
出東北而入日辛丑以彗出下詔徐乾學後編畢沅

續通鑑彗出下詔並在八月庚子東都事略在八月辛丑宋史本紀於八月庚子書避殿減膳而辛丑詔求民之疾苦者十七事悉除之蓋彗星自六月壬戌夜始見至八月猶未滅也

又詔罷討論左正言程瑀爭之以爲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不聽〔案〕此節原本附載於四月詔吏部攷覆濫賞之後書七月不書日今據靖康要錄是年七月十二日程瑀有此奏以乙丑朔推之十二日乃丙子也然瑀奏有云七月七日之詔下矣是下詔當在七日辛未而瑀於十二日奏上也十朝綱要是年七月辛未詔前此欲懲革濫賞十餘事然歲月已久員僞混淆難以究治更可勿問與瑀稱七月七日正合要錄元年七月十二日左正言程瑀奏臣聞子奪廢置人主馭人臣之柄也古之人操此以役使羣衆喜怒不存於胸中體公任理唯其當爲貴有予有置不傷於人有廢有奪不傷於義故下之人知上之畀我無私也得者無所嚴德而夫者亦不敢以爲恐猶春夏之極生秋冬之肅殺各因其時任其化造物者既是無心物亦何嘗褒德與怨哉苟欲有予而無奪有置而無發是猶欲有春夏而無秋冬也其果可行乎然則前日所予今日奪之前日所置今日廢之亦顧於理何如耳不審其理之當奪當廢而成威焉懼人以爲怨亦過計矣臣竊惟比年以來上則權臣內則閹宦外則恩倖竊弄權柄輕視官爵言功第賞補

授汎濫不可勝紀陛下郎位臣下交章論列四月十
五日及五月七月所得聖旨既許褫奪裁抑允當衆
心士夫鼓舞以請官曹自此清名器自此重廉祿自
此師撓倖之徒自此退聽依流年進之人自此而免
於淹滯實天下之幸也事務吏曹文移取索未果上
闘五月九日復降聖旨深念僥倖苟得不足深責可
使自新以示寬大特開願致仕與依進納正官之路
其官品已高或元初被賞不致僥冒者具名取旨其
實有軍功載功及吏職年老補授人吏不褫奪內有
才力之人而可量才任使先次施行聖旨可謂深厚
亦足以仕衆多之口矣諸臣不惟天下公議云何故
懷私植黨陰爲曲說阻撓成命欲入秉納全人董理
限選依官戶法則欺陛下以爲實爲公私之利恐陛
下以失信於人欲令凡叨冒濫之人注授磨勘赴任
各從其私有司未稽攻則以有司見行一例阻節爲
言大有指使之其抑矣則合注授者未得注授合磨
斷者未得聽閱合赴任者未得赴任何疑之有願阻
節歸道有司書旨非且令依條注授啓斷赴任夫苟
且之事豈初政所宜有乃公然著之命令此何理哉
猶以爲未快也復飾小說以臧宸聽而七月七日之
詔下矣詔書流傳臣聽尋繹詔旨以爲可痛憤者三
可深惜者二敢爲陛下言之夫歲月既久干涉雖衆
三銓苟未廢飭臍且存可覆視也何至眞僞雜而不
可治究乎羣臣乃以難究治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一

出敕宥之行除罪惡而今以往皆濫授爵賞欲加藩
正未嘗求罷垢而加刑罰也輩臣乃以緣赦而求嚴
首尾相戾欺陛下此可痛借者二也言居高爵濫明
重賞之人民之所疾衆之所惡也禱奪裁抑果行彼
將鼓舞之矣乃今敗陛下以始息僭濫之流指為安
民和衆之意白黑正不相倖矣臣度陳敗之際是必
恐動陛下以為民不安衆不利勞當置而不問此可
瘡價者三也僭濫之徒僥倖得志旺始於崇崩緘盛
於政和大構於宜附皆朋附權臣宜官恩倖而已其
苟蹇適非比於奴隸者所不問舍是鄉賕交結誅求
聽副皆剩削再民膏血者也乃使之享高爵居民上
以治民其奉法循理之吏不問棠除吏部蒙注為所
壞奪誇嗟盈路令幸哉抑民吏少快望矣未幾反之
此可深惜一也上皇哉冬吏張庶非勞繇獨太及此
豈以為不當澄汰去以此遺陛下使陛下一舉而
空之贊天下耳日蓋陛下明位臣條再三言之陛
下亦幸再三聽之也亦再二奉聖旨矣令宰執不
以退有後青為非執反汗寫嫌用意巧崇持說堅
牢以欺陛下恐陛以不察其倩遂為之降詔命前
所畫者悉反焉臣偶者不怔僥倖之流復得志處
天下之人議初處失此可深惜者二也昔奮仲
奪伯氏騈邑三百之飯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
立李平及亮卒立改悌而平致死夫何故之竄之
得其當也今羣臣不椎其當與否匡區以遐怨為事

使陛下不得專廢置予奪之柄臣竊未諭伏望察臣所言斷以無疑收還詔命俾有司尊稟五月九日聖旨薦行內有頓致仕及依進納正官法兩項緣轄官則有多少職名則有高下有元係選人而攷官有元條自身而受命輕重不倖恐難隈以兩色徽望更爲三省詳議抑臣常觀唐室斜封之監啟罷之者於崇宋璟也後崖莅薛照素以爲言而太平公主主其說於內復詔量才敘用而姚宋尋亦斥逐使姚宋在位敘用之詔恐未遂用也昨者裁抑指揮皆宰執衆議書旨矣今復更焉得無異於狐埋之而狐揖之乎前後異詞是非混雜坐致政令不一上累閫體伏願留神裁察取進止

又勝捷軍叛討平之初勝捷軍統制官張師正與金人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撫使李彌大斬師正以徇不能撫衆衆皆不自安又聞童貫已誅有大校李福者爲首遂掠青淄間脅從至四萬人瀹大遣譯將韓世忠擊之追至臨淄河賊陣斬擒降棄甲而道世忠單騎入其壘曰我惟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邪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恐被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案童貫辛卯伏誅而勝捷軍丙戌已平矣則勝捷之叛必在童貫未誅之前此云聞童貫已誅恐誤

又楊時言宣仁皇后保佑哲宗任被誣謗久而未明乞行政典上從之案李燾十朝綱要七月丁亥詔侍

從官共議改修宣仁皇后謗史宋史本紀

薛應旂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同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午朔

庚申遣刑部尚書王雲使斡離不軍應道軍承宣使曹曚副之許以三鎮稅賦之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載此在八月二十六日以甲午朔推之二十六日乃己未較此先一日李埴十朝綱要是月乙卯遣禮部尚書王雲使金國以閣門舍人馬識遠副之至庚申又遣使金即此事也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並繫王雲使金於乙卯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繫庚申與此同靖康前錄稱雲自金還巳與金人議定貴為吳敘所沮然吳敘罷職在是月己未前庚申一日不應罷職後復能沮議蓋前經出使許以三鎮稅賦而吳敘沮之至是吳敘罷職雲乃復使金耳宣和錄載是年七月望日致書金人許以三鎮稅賦可知王雲之使先已往復數次矣本書二月辛酉載王雲曹曚使虜議以租賦代割地之約尚不止此一行也今附載宣和錄二書及靖康前錄於此宣和錄七月望日致書與金人秸爭云大宋皇帝致書與大金國元帥比因專使常以布書具截悃誠想加通茫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因死堅守雖令不從遂致術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為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義抑亦為長久之圖諒

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令再
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聽亮有少禮物具於別幅秋署
尚傾更希保護又致書幹雖不云大宋皇帝致書大金
國皇于郎君比常布問具致相試近因使介之旋猶詳
敦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雖令不從以致廟
師引日之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憫傷
是用願以三鎮租稅納充歲幣方昭大信諒不受於閒
言將究遠圖豈是生於細故成長利於兩國在仁人之
上誤恕惟典俊必能體亮亡遣使大金皇帝及大金國
湖元跡令再命單車復陝本末顧加聽察有少禮物具
部那福秋署尚煩更希保護靖康前錄云先是朝廷以
張古梓師中黃迪敗劃乃遣王雲人使金國至是日雲
至閣癸上言金人亦頗厭兵只要三鎮稅租效關南十
叢舊例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費坐到稅租歲計銀絹數
日及要三進使命衍三處語論從所請即使解兵仍不
得爽術雲日夜奔馳凡六日至京貝奏上大喜願問羣
臣可否雲與太宰災數素不平送沮害請朝廷既不從
要請送差雲出知郭州雲再三論列利害言朝廷既嘗
許三蹟誓墨未乾貸可變盟令幹離不脩從雲言云中
國非金人所處之地將鮮乔舟之魚湯而失水則鏶能
害之吞軍之歎介而雜山則蛾能敵之盡居非其所也
然貴朝所以欲三鎮二十州者雖得其地不過租稅而
已不菅效闕南地令南朝歲上稅租正萬余計也雲立
請求乃肯從說願相公熱議敝日幹離不既與聖上立

說回支之後反賂鑑德掠我子女焚毀廬舍是金人先
己渝盟三鎮不與同已直矣雲嘗語此於幹離不云藉
平本我之後軍後來應軍朔所過州縣不服部攻隆德
有過擇川隸宰末別兩國講好後既得我分兵及貴朝
移交部便北去太原專候交割之使雖閉有劫掠之事
乃遷率耳兩國必欲講好小事勿論雖說租之請自有
簿錦早上其數雲部還朝敬日公爲中國臣子堅爲夷
狄邪主上已嘗降詔諭天下了端沮雲不報此皆矣緘
未罷以前而二川
序西以後事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八月召李綱以种師道代之）綱
爲宣撫兩副使劉浴制道使綽路签訪使張顧可當
公事拒彥質等皆承受御前虎分事尋專逐渊奏上
以節制不專忠諸國事離將指揮約東而承受專達
自若也兵出少助綱諸分路進兵賊以金力制吾孤
軍不若介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雖以御南兵至即
膺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討賊而召還矣師
道被命無兵從行及矢河陽塲使王兩日燕求師道
閭虜必再舉人寇亟拜疏請赤長安大臣以爲怯（秦）末
裴召還命劉齡代之齡本及行復命范諭代範秦靖
康要錄是年九月十九日詔李綱罷宣撫使以觀文
縣學士知揭州以甲子朔推之十九日乃壬午也北
盟會編亦同而此書在八月十朝綱要在八月丙申
均與要錄不合靖康傳信錄云上命种師道以同知

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縣得尚書省劄子
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自召還至除知揚州相
去多月蓋綱要記召還之日而要錄所記乃除知揚
州曰耳宋史本紀王宗決薛應旂徐乾學畢沅諸鑑
亦竝書八月丙中召李綱還而書九月戊寅李綱出
知揚州惟東都事略僅於九月戊寅書李綱罷自據
其出知揚州川言也又案李燾十朝綱要劉餘代种
師道繫於是年九月岳辰而三朝北盟會編十月三
日乙未種師道以疾召還京稱後綱要三日北盟會
游云是時師道已在鄜州疾篤晉塞與蘇部由請留
公曰念臨軒之語忍不進邪抵河陽疾甚朝延間之
急召還宜醫州轅據是則師道之還實因疾篤非有
他依也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
徧竝書十月丙午召种師道還後綱要十四日
又劉岑李若水分使虜軍請後師使還言至幹雖不
軍止索歸朝官所大金銀見黏罕則專論三鎮案靖
康要錄是月十九日婁旨書作佐郎劉岑借太常少
卿充計議使差奉使人金國尚門宜贊含人馬識遠
副之宗澤借宗正少卿奉使幹灕不軍前李岩水借
秘書少監奉使黏罕軍前副使並令選差除七月起
發李若淶改名若水劉岑日下先次出試院並請欽
師故也二十一日敵猷閣待制王雲借禮部尚書充
大金國和議國信使馬識遠充副使劉岑改差充太
全軍前和議使劇孚依舊充正旦國信使前差李處

權指揮勿行所有計議使副並改作和議十九日爲
王子二十一日乃甲貢也末史木紀繫乙卯則爲二
十二日十朝綱要繫甲貢與要錄同北盟曾編是月
二十日癸丑李若水奉使金人於山西軍前又云二
十四月丁巳李若水以吏部侍郎充山西軍前和議
使王履以州州觀察使充山西軍前和議副使九月
一月甲子出國門十五日戊寅見軍執卒於日次縣大
金山西軍前敍述尤詳諸書參銷皆十九日以後事
也東都事略繫甲辰則爲十一日悉是甲寅之諜耳
幹離不執卒所議不同許見李若水劄子附錄於此
靖裏要錄十月十二日李若水劄子言臣等被命奉
使山西皇于軍前節伴皆諸三鎮及所事金銀歸朝
官歲幣西事及見皇了似說這段事大事也意謂三
鎮續到國相串前節伴無主意及兒附相專理會三
鎮無一言及歲幣歸朝官至於金銀不推不肯且深
以爲詩或言或不言歸朝官爲異要之大繫不過此
四者臣等熟計之如歸朝官徒貲應稱終不爲用玩
而留之推以商禍前既不部遣不當復否況余人以
絹書之故堅要此輩以示本朝不復收納且絕燕人
南向之念不若與之以中其情臣恐將來數少復別
生事端已先說所以員傷之因彼既信而不疑矣敢
云據見抵敎過來臣等論歸朝官如此歲幣春既不
與秋亦復然朝廷必謂既已用兵踏何得與然用兵
之說歸罪將帥持禮而議和遣使不絕初未舊明與

之暌也豈有不與之理臣等恐朝議惜今歲之幣但
語之以講和下後必不虧少彼意不深較臣等論歲
將者加此城之所許金銀臣等初不知其約數既見
館伴說乃知加此之多遂痛言當初使人不量朝廷
有無胡亂許耳令庫藏已竭那里得來彼亦知其無
有致云若果是無時以他物準折臣等論金銀者如
此三鎮祖宗之地且陵寢在中所繫甚大臣等固已
莽依聖訓曲致折祖之說彼云既判三鎮則冊說自
屬大金加何更將來折臣等復以息生靈戰豈好永
無窮之利動之而其意薩然終末諸契仍云已令王
洒將意旨去也不復加皇于尚有尋恩之語去就決
撰惟望宸斷臨區所見尚恐未盡更望陸下參稱王
雲劉岑所說揆王洒之情令待從宮以上聚議早爲
之圖無使長騎深入以成不支之勢賜天下幸甚又
劄子臣禍見胡廷自來遣使末會不以皇子爲重圖
相爲輕凡丙禮數亦如之臣等到彼兩庭備兒儲狀
殆與傳閫不同人但見以皇子保大盟之子嫁屬爲
近昨至城下暴辭遠閫矜露其功大有跋屆之穀故
特重之然閫相爲望叔又爲左副元帥位在上論其
功亦相等而皇子乾驕頗有易與之遼國相殿整每
多固把之辭故皇了要歸朝臣而國相不及皇子欲
尋思三鎮而國相確然不許皇于索金銀甚切而國
相反以爲韓嘗以此異同質之焚館伴則犯然日此
事一殺與有貴朝看待別其徽意似恨吾待之有差

也又密尚其給使人與定案中者日此事只由皇子
在太原業中者日皇于常來此闕取棄子云各護其
所事然已見有相軌之象前此常闕皇國忌國相下
太原而功出已上敗有欲知之意今則子相所昭城
邑增多而其規模之大事體所重則又雖之伏望陛
下屍己為民度時用德均其之以待週道禮庶使交
乎不害和議大計又劄了臣等自深州之金人亂兵
中轉側千餘里國至南閑凡懸府者二入軍者二歷
縣者七歷鎮架首四並無本刎人馬但歷全入列曾
數十宕舍民盧悉皆焚毀瓶器臘戶之見無有全者
惟并壓百井壽陽愉夾徐溝太爷等處類有民存然
已漢蕃雜遠祇應公阜皆日力不支給僅拜降男女
老幼陵鑠日甚一日壓殘窮谷狀苦幽今開人每見
臣等知來和議日雖不言意貧此總往陰以手加額
可嗟哽塞至於流沸又於山上見有進往之人連縣
不絕闕各妝集散亡士牟亦業樹以自遊持弓刀以
捍賊金人壓道人多方誘之必被嚮殺衛見仗節死
義力拒腥聰頁行戀上之意惟河北河可兩路滿展
祖宗德澤乘二百年昨因築京用事東流毒民不
卿生而堂貫鬪邊燕雲召禍拔民新政事空虛丁
壯疾於謝發產業薦於誅求道路血以許無所塗
炭侄悟譙其救之陸下嗣位之初呼血政獨此邊
事未已未沐辱醜之釋也而今或行仁肆行攻陷
百姓何知勢必胥從而在邑之民遠巡向賊之意

處山之衆有激昂拒賊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
民之無生服斯民之有義愧起顧而痛在脇肝以陛
下憂民之心愛民之切而主議用事之人前後責圖
陷之此地可爲流沸所爲痛冥言而及此實屬忌薄
然臣等區區忠孝之心目擊其事不忍不以上聞伏
望陛下深軫聖宸薄采愚說下哀痛之詔慰民於慨
往下救援之計拯之於將來上
荅思心下慰元元民望取進止
又天處仁矣敏龐以唐悟爲少毕何集中書侍郎陳
過徐尙書右丞尙書右丞許輸罷同知以壽昌代之
李庭簽書樞密院事時門下侍鄖耿南仲事主和議
上回之處仁爭南仲引王要使屬密請逢二相以
藉是左正言瑀上言徐處仁竇常吳仲耿南仲皆
惰八悟傾險政事以聽敗而不振敏下宜別選
英唐以圖大案東事略宋史本紀陛沐薛應
旂賢乾學舉續通都緊此於未王宗要錄黎
於二十四日爲丁罷竝會禰在請東二日乙
未又許輸之薛徐已北竝黔午八月爲臣餘
所勃詳見靖要錄舉三載於要徐吳年七月
十三日御史丞陳今竝臣聞田錄是以一言
寢意何月中相何過庭曰淡丞干秋賢也一
亥男于上宰之矣奴單非其取相非方見輕
戎狄如是而賁其撫百姓鎮四方亦難矣臣謹按少
寧矣敏不才而喜爲蕺無識而好任敷又其天賁險

傚遼篠威施面若畏人退而害物白童幼時爲祭京
父于養於門下側觸狎兇日益觀附方鄉居中作相
與京搆隙京乃嫂擢敏華列於侍從分布觀蕨四面
刺探富時被其中傷者不可勝計發迹謀彰久被棄
斥前年攸及子脩覆出爲惡肯加薦引敘知京脩將
敗而攸及李邦彥齊驅竝進於是又肯京而從攸夷
考其行豈宜眞諸廟堂以扔宰輔之任伏自上皇霽
位陛下登極之初授受揖遜若唐堯虔舜初無閉言
乃貪天之功以爲已力每於章疏喋喋自明此敘之
罪一也陛下仁孝通於神明形於四海天下之所共
知敘輒具衛子欽令肯官在上皇前則言陛下之孝
下前則言上皇藝播傳中外人心疑或此敘罪二
也臣僚累上章疏擊蔡京父子余深李邪等敘竭
力營護類多朏抑不行或行不靈使陛下刑政賞
罰不均此敏之罪三也頃時方賊作過敏眞州遼
挈其家逝於賚社州人因此驚駭不安其下昨者金
袞犯閉又肯入御子乞令其父撥家東下執政從官
紛然相效使京歸之衆易播憧或此引之罪四也左
司郎官吳嚴夫婚姻之家顯有親嫌妻列宰屬倚爲
腴心而不顧公論此敏之罪五也敘妻兄曾閉初除
知東平葉夢得除知穎目敏以乎不及穎目於是
令閉與夢得兩易其任曾桝曾班肖几皆其妻薦故
剖符大藩持節善地不惜爵位以私其親此敘之
罪六也昔與宇文虛中同際中書舍人劉色誥命穢

虞中爲多及臺臣列論虛中惡同王番而又極力營
救不爲施行其罪七也敵頭嘗薦燕瑛爲廣南積臣
交通情好蓋非一端胡直獨爲發運使時敏寄居眞
州于求請謂驛所不至瑛與直竊肯以交結匪人荐
致彈劾雖不得已而罷去特以寵圖直學士典領要
藩其罪八也居爲州不能擇交而與驗所罪人石械
宴飲游從近乃召械赴關士論大喧其罪九也太學
官果若上書病誣其罪初則怒而逐之日下押出國
門是時金寇初退臧外剽掠未息若無宿之地貴幸
其爲亂兵所殺耳既又復其舊賊果出於滅心乎太
學生陳東上書痛誣其罪初則欲加以重辟既又命
之以官作成作福喜怒自已其罪十也他惡未暇悉
數歛自知其才不足以嘗大任中懷懲作不敢舉頭
仰而以見士民眾皆侮笑之不敢人尙書省判狀治
事自當軸以來不得已而過省者幾十數日而已方
今國家多事外則夷狄交侵內則綱紀廢壞雖賢而
智者猶恐不勝其責況如敏者他日誤國萬萬無疑
古人云屋大而任小可爲寒心正敏之謂也臣愚伏
望陛下念祖宗基構之艱搜采羣策共致中興加敍
之難櫓速宜擯斥若遲疑不決則國勢委靡中外解
體不可支持矣臣不勝感切之至取進止八月二十
六日臣僚上言臣等歷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得
得傳說周宣王則得仲山甫漢宣帝則得丙魏王相
協心相與圖治故能伐鬼方攘夷狄單于蔡義稽首

稱藩載之經史可不誣矣至若唐肅宗復兩京迎明
皇非不大有功也而裴冕苗晉卿之徒相業庸謬肅
宗之治國以不振稽古之士於此惜之伏惟陞下勤
儉之德本於生知維熙之學期於日益蓋惟商高宗
周貢王一無以異漢唐以下皆不足數然自郎位以
來於今三時遷降未甯黎元擾動興濡薾敝之敎末
有可觀者殆以室相非其人乎謹拔太宰徐處仁初
以祭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畋府縉紳駭其遠
化而不開其有善擧也自金人退師陞下釆其治郡
之能擢位首相藝將與國回天下之務取生氏愁歎
之弊而盡革之而器局凡陋不得大體智識潘暗不
達時變則不能宅百摆熙庶績以副具瞻之望太宰
之職可晉居乎漢按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議
遂以辟雍私試高第入仕內與京結爲死纂在上皇
朝緒紳目之位在劉闊林據之右上皇內禪睿智先
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依朝得衮旨乃貪天
之功以爲己有明處二府竊援相位使其效力自曠
猶可容而以依濟毅以私植藥凡其施設悉效蔡京
意在專權固寵處仁之暗猶能識之二人因以不和
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再出一令行一政命一官除
一吏不恤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問病惟務己言之勝
遷延淹時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人
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而殊末有以慰其心也
方今北虜鵾張重兵歷境河東之役師老權置爲天

下要日甚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遣擾民之事益繁怨
爵並與上天見異殺未及穫飛蝗蔽空而處仁輿敏
傲然自回略不引遊意在歸過人主得失愛君之義
朝以小忿交爭請座之前大臣之體殊此是乎臣等
宋之輿言稽之舊典慮仁與敵誤圖負恩罪在不教
陛下仰念祖宗創業媒雖之事上皇罪己傳位之心
下恤四海蒼生懟首惠澤之久急罷二姦別加圖任
庶幾中與之業不愧於商周天下幸甚奉聖旨徐處
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並放謝辭疾速發赴新任
九月三日臣僚上言臣閭李唐請帝其聽明英武無
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十一子末知所立其
心亡聯承佩刀自向賴長孫無忌抱持以免乞立立
吾王事方決雖其平時英略如此一爲多愛所奉不
知自慮乃知自疑似之間能斷以大義無織芥胸次
者誠天下之難能也伏覩道君太上皇帝去冬銳然
以大位內釋於陛下不謀宮閫不問闖官不謝部君
使神器承有依歸其賢乎唐大宗遠矣蔡敢出入害
侍聞上皇倦勤之意甚久蒸人多慮用心不臧不肯
宣露者將有所待一早上皇除陛下以開封牧攸如
事勢己定又自憂父子稔惡平時內憚陛下剛明遂
授其語與吳敏倖之建自攸又贊除敏爲門下侍郎
其慮患深矣敏不自探乃壞爲己功羣小交口稱道
爲有定策之動茲實駭聞倡當時上皇意未確自吳
敏何能爲哉奉聖旨吳敏提舉毫州明道宮臣傑上

言臣聞國之威柄惟賞與罰賞罰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惟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則是非倒置無所懲勸矣伏見前宰相吳敏因上皇有內禪之意遂乞傳位於陛下曾未累日遂至輔弼維年少恐不能協副衆望乃招致賢能張大聲勢當是時也人皆稱之及戎虜既退浸生驕仍挾贊助之功偃蹇無所忌憚遂防之急不復經意將帥之任不復闕懷器甲遲緩而不預爲之備糧食蓄遲而不早爲之所般運失時蠹害爲甚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先務難究心悉力猶懼不能濟事而敏乃恬然親之如平時可不爲之寒心哉以至元赫舊臣則抑遏而不加恭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僚之章疏亦沮而不行焉不問邪正同於己者喜之不問愚知異於己者惡之於是十大夫失望民庶解懽則今日之罷已爲晚也而敏雖罷相猶爲觀文知揚州以爲己力人德蔡攸所授之語惟思報蔡氏之恩略不觀君臣大義避交章攻京攸之罪而敏横身障蔽斥遂臺諫招引同門以爲其助迫不得已凡三四貶竄僅能置京攸於湖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姦乾剛之斷投京海外竄攸嶺表分布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於內地大不慰天下之心無有不歸咎於敏者方金賊犯順李邦彥欲議和敏則以和爲是雖三鎮之重遠欲棄與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爲然雖种師中逐賊出界不以

爲功王雲倍程北歸求天書以議退兵敏遂沮其議及解潛折可求敗幄遂復請遣使以議其失機會一至於此太原之圖幾年未解河北之寇既去復來敏方且檄河北諸將聲言驤燕其謬謀謀國莫不如此國家之急又數與等輩交相矛盾懷姦積惡柔俊陰狠未見其比投之退商尚恐未塞人掌觀文隆名宮祠優職豈宜畀之奉聖旨矣敏落職九日臣儀上言近嘗論列矣敏掩蔽上皇內釋之德當投荒裔以爲不忠之戒陛下向存體貌止令落職宮祠罪大責輕未協物論且陛下自郎大位屏去宮嬪不還聲色沂以見文讒見誠聽避殿以消天變憂勤恭儉前古未聞敏身爲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議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報國遇者重造金器數百千置婢妾二三人以供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斯而已木石脂賜略無憂日之心足可忍也執不可忍也以故內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後經意同列詢訪但笑而不答伏望遠則投竄雖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奉聖旨矣敏責授同信軍節度副使彥州安置彥州宋史作涪川

〔又〕福州軍亂殺守臣李延俊朝廷命劉領討平之（案）李延俊宋史本紀徐乾學通鑑後編畢沅續通鑑並作柳廷俊九朝編年備要作李庭俊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五　慈谿馮一梅輯注